

(一) 中國空軍的發展

「在未來戰爭中，空軍究有多少作用」雖是個尙未解答的問題，但不論是在過去與現在，空軍在戰爭中的威力，已爲大家所公認。歐·亨利『在希脫拉進攻蘇聯』一書中，引述德意志狂人戈林將軍的計劃，是以數萬架飛機密集的轟炸來燬滅敵人，即所謂『將來德意志的光榮在空中』。在弱小民族的國家，要保衛其祖國，『無空防即無國防』，實是至理名言。

中國國力增強，表現於空軍勢力的發展上，是很明顯的，如英文大美晚報所載：

在一九三二年『上海戰爭』時，日本的空軍可以在中國的高空中自由飛行，毫無阻礙。但在目前的戰爭中，日本空軍却遭到了極強頑的抗禦勢力。在這短短的五年之中，中國空軍已有着極迅速的進步。

在一九三二年戰爭結束以後不久，中國在杭州笕橋設立了一所中央航空學校，成爲訓練軍事飛行員的中心。在這以前，空軍的訓練祇是很小規模的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

校中舉行罷了。

一九三二年日軍第一次侵犯閩北，命定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航空部將成爲中央航空學校的前身。那時在軍官學校航空部中的唯一的外籍教官是美國飛行員蕭特中尉，他就是在蘇州附近和日機激戰時不幸殉難的那一位。他自告奮勇地爲中國而戰鬥。『爲朋友犧牲性命是人類間最偉大的愛』，這是上海虹橋飛機場上紀念這位青年美國人的碑文上的字句。

中央航空學校從來沒有請過外籍教官。祇有十位外籍人士擔任顧問，其中大多是美國人。那些中國教官們都是在外國訓練成就，或在國內有長時期的實習和經驗的。

根據該校的章程，必須高中畢業生才有投考的資格。而當每次考試時，總有許多大學學生來參加。入學的標準非常高。每次投考生中祇有百分之十的人可被錄取。

那些航空生在畢業以後除了少數成績不及標準者之外，就都立刻被派至各空軍隊伍中去。然後，他們必須再受短期的研究科訓練。

在一九三二年以後，該航空學校的好幾百畢業的飛行生都已參加這一次的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了。

參加目前戰爭中的中國空軍力量，並不是全由中央航空學校的畢業學員所構成的。當一九二一年時，在北洋軍閥政府之下，就建立了第一所航空學校，地點在故都的南苑。中國「基督將軍」現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他就曾在南苑設立過司令部。

至於那些在南京訓練出來，並曾受過進一步的訓練的飛行員，在目前的戰爭中，可說是中國空軍的元老了。

在瀋陽事變以前，東北也會有軍事航空的訓練。張作霖在一九二四年在瀋陽建立了二所東北航空學校。日軍的侵佔滿洲使中國犧牲了這一個訓練空軍的中心，並犧牲了三十架飛機。那些被日本奪去的飛機和中國現在所有的飛機比較，是非常陳舊的了。

在這次和日機的戰鬥中，由瀋陽的東北航空學校中畢業出來的飛行員，憶念着他們

的母校，很建了許多勳績。

另一飛行學校是在一九三〇年在廣州設立的西南航空學校。陳濟棠部下的許多航空員就由這學校訓練出來的。這些廣東人是出名的勇敢善鬥的戰士。在目前的戰爭中，分佈在華中的許多航空隊隊員，許多是曾隸屬於廣東空軍的。當一九三六年陳濟棠企圖叛變時，這些飛行員就離開廣州而參加了中央政府的空軍。

據中央航空委員會宣稱，迄目前為止，被燬的日本飛機已達二百架，大多數是在激烈的空戰中被中國飛行員所擊落的，而中國損失的飛機却祇及日本犧牲數的三分之一。

瓦特金氏(John Watkins)申述中國空軍的發展也提示了我們許多有趣材料(Pof-
ular Aviation)……

幾年前，中國領袖蔣介石將軍斷定，假使中國要保持一個獨立國家的話，中日間的

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他認為一個強大的空力是中國勝利的最便宜，最有效的因素。得到這個結論以後，賢明的中國領袖，認為這杯預備請日本客人喝的苦茶中最好的成分，是飛機。同時，因為飛機需要熟練的機師駕駛，為訓練未來軍事航空人員起見，自以負有世界最佳機師之譽的美國人最為適宜。

因此，蔣將軍就聘請一個美國人去改進他的新的空軍，使牠成為不可侮的力量，同時創辦一個航空學校以訓練中國青年，使他們能駕御這新的戰馬。這個美國人就是朱愛德上校 (Colonel John H. Jouett)，以前飛行隊的教官，也在法國服務過，可是一九二九年因為煤油的關係而辭職。他同時又獲有四種軍事資格——氣球偵察員，飛機駕駛員，飛船駕駛員，和飛機偵察員。

一九三二年，在日人向國聯瘋狂地抗辯，和美國國務院放棄自己的責任而不顧中國的安危時，朱上校和十個在飛行隊中服務滿期的官佐，五個頭等飛機機械師同十五架練習機（和蘭道夫機場用的一模一樣）乘船來到南京。

有三年的時間，這位美國教官很有効地在忙於訓練駕駛員和建立一個足夠成功地抵抗日本進攻的空軍。在這三年中，他買了一百架美國練習機，靠了牠們他練出三百二十五個駕駛員。他以為受了美人訓練的中國航空人員，和平均的美國機師的能力不相上下。他說，「根據兩校（蘭道夫和南京）的紀錄，我發現他們的進步的快慢差不多，只要有了一百小時的飛行經驗，中國和美國的學生可以達到同樣的程度。但是，在初學時，中國的青年往往比我們（美國）的孩子學得更快一點。」

當空校在最吃緊的當口，這個美國人還要做另外一件工作——就是建立強大的空軍。他貢獻一個五年計劃，使中國空軍在一九三八年能擁有九百架新式戰鬥機和一千位駕駛員。

一九三六年正月，朱上校回美不久，蔣將軍已有五百架頭等戰鬥機——都是現代最新式的，其中大半為美國所製造，而且都是用最快的方法來製造和交貨。

中國現用的是諾士羅伯輕轟炸機，最新的海軍用的可塞偵察機，寇的士，萊特和意

大力的飛阿特追逐機，在去年更定購了一百架高速福爾替單引擎攻擊機。

就在巴爾替摩，離開寫這篇文章的地方不到五哩，馬丁廠(Gleau L. Martin)正在爲中國製造雙引擎轟炸機。這些飛機和普通軍隊所用的不同。牠們比馬丁廠賣給軍隊用的飛機，更是迅速，更是優良，在任何一方面。每架都裝有兩個九百匹馬力的萊特引擎(Wright Cyclono Engine)中國空軍的張隊長就留在馬丁廠中，監督他們履行合同。第一批的兩架馬丁轟炸機已於正月由英國貨船載出。

雖然商務部對於輸到友邦的飛機的種類，不能加以宣佈，但是斯特朗，航空商務部的統計部長，曾經告訴著者，「從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商務部的記錄指示出有四五三架，價值一〇，五八一，六八四元的飛機運到中國去」。因爲中國的商業飛機的用途極爲狹小，我們可以假定至少百分之九十八的輸出飛機是用在軍事上的。

這並不是一個國家極度地武裝起來侵畧他人，而是日本的企圖已爲中國所深知的緣

故。朱上校說，「日人自以爲在道德上，精神上，體質上優秀於世界任何民族，所以他們明顯地要統治全世界，同時他們知道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遠東。」

這兩國間的戰爭——覺悟的中國對着傲慢的日本——在三年之中必然會爆發。朱上校以爲只要中國能等到完成時期，那末中國不僅能勝利地抵抗一個世界最強的軍事機構的攻擊，而且還有作高度的攻擊戰的可能。

在他們第一道防線——空軍——之外，蔣將軍正在悄悄地建立一個巨大的軍隊。在深深的內地，聽說有五十多萬人在受着最高效率的訓練，有最新式的機關槍，和其他戰器。這種軍隊，沒有向任何敵人用過，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他們要「留」住等到在真正的戰爭中應付日本。日本深知這位中國領袖對付他們的計劃，朱上校以爲日本正在分化中國，使各部單獨地不能作有效的抗戰。

蔣將軍知戰爭不可避免，但是他以小處讓步的方法來延遲戰爭，等到他的陸軍和空軍能達必要的力量時，「不幸得很，」朱上校說，「蔣介石也許無法拖延到中國準備完成

的時期。假使他能拖延的話，自然這是日人所不願的，中國大有戰勝的機會。但是，在現在看來，戰事好像隨時可以爆發——

假使現在就發生戰事，或者在本年內爆發，那末中日戰爭將是現代空戰的第一次在真正試驗。目前的西班牙內戰並不能算是一個轟炸機真正的試驗；馬丁本人不久曾和我說過，兩邊的駕駛員都沒有科學轟炸的設備，他們也不想有。他們祇是飛越對方的戰線，胡亂投下一些炸彈而已。

現在朱上校是歸國了，四個年青的美國教官還留在校中。以前受他訓練過的中國人現在都在担任教官，同時造就第一流戰鬥機機師的工作也在興高彩烈地進行着。事實上他每年有二百五十個機師畢業於該校。抗戰爆發後，受過訓練的中國機師，已發揮了巨大的威力。

(二) 中國空軍的訓練與建立

在中國空軍建立的過程中，朱愛德上校 (J. H. Jouett) 是個主要的人物之一他最近發表了一篇有趣的文字報告他在中國怎樣訓練空軍戰士，以及中國空軍已往的英勇的奮鬥 (Hsia)……

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五年間，我擔任中國中央政府陸軍航空顧問之職，同時管理三百五十個飛行員的訓練，這些人現在正在攔擊日本的轟炸機並與其護送的飛機格鬥。

聘請我到中國去幫助建立中國的空軍——包括創辦一所近代化的航空軍校——這件事是突如其來的。老實說，我接受這個位置的時候並不十分熱心，雖然後來我很欣幸有這個幫助中國的機會在我服務於美國陸軍二十年之後，我已經辭去了職務，想安定下來過一過平民的生活。我已是在一家煤油公司內獲的一個極好的有實權的位置，我的同事也和我很好，很合作。這好像正是我享受一個有興趣的平民職業和停止軍隊的流浪生活的

機會。

中國需要一個近代化的空軍，並且需要西方國家的有良好訓練的代表來開始她國防中這一部門的發展。駐在上海的（美國）商務部的商務參贊是一個老飛行家，並且是一個對於航空事業非常熱心的人。他和中國的要人十分接近，經了他的建議，一羣退伍的美國公民受雇於中國來完成這一工作。商務部中有關的人員對於這個發展都很熱心，對於組織和遣送我們這些航空教官都極大的幫助。

當時中國的情勢是這樣的：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侵略滿洲和一九三二年的「皇軍」進攻上海這兩件事，使中國政府相信她被迫而作生死決戰之時已經不遠。要建立一批有訓練的海軍人員需要好幾年；而船隻本身就需要成千成萬的金錢——而且還追不上日本。中國開始明白中國和外界的貿易必須依靠海洋，控制着航路的國家就控制着了貿易。日本以她的地理的位置控制了這些航路，靠了擁有堪察加以南的島羣和台灣，她可以封鎖亞細亞的海岸，這威脅了中國紡織廠及其他工業的出產；而對着這種情勢，中國中央政府

斷定一隊轟炸機，助以驅逐機，攻擊機，偵察機和運輸機，可以在較小的代價之下發生有效的防禦力。

在不到四十八小時的時間內，我從紐奧蘭飛到華盛頓，將我的條件電致中央政府，隨後就得到他們接受的回覆。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去檢查美國陸軍航空學校二百個畢業生（現在都在後備役）的成績，在這些人之中，我選出了十個飛行教官。（飛行教官，以D.H.羅蘭德爲首，機械師，以O.D.克拉克爲首，他們在最困難的環境下都做得十分好。）一個美國第一流的航空軍醫，五個機械師和我的秘書完全了我們這一行。護照很快地就辦好了，同着妻兒，我們來到了中國。

在途中，我們訂下了學校的課程並購買最新的教本。自然，這些都是以我們陸軍航空軍校的教程和原則爲藍本的。我們將從事軍事航空中所學到的每一件事都供獻于中國的中央政府。因爲看上去美國是決無與中國開戰的可能性的。我們並沒有參加戰事致損害我們美國公民的地位，我們的工作粹純是顧問的性質。

因爲美國將「庚子賠款」都用作教育經費，中國大部份留美學生，現在中央政府握有權位的，都是親美的，同時，美國的航空設備是被認爲優於任何國家。這兩個因素使我們這些非官方的使節，沒有被一個歐洲獨裁者所派遣的「官方的」使節所壓倒。這位歐洲的使節有着他的外交的和領事的人員做後盾，而我們則一離開美國就全靠自己了。

可是我們是慣於自立的，我們和這個學校一起向前邁進了。在用熟了美國的商用和軍用的飛機之後，中國在頭兩年中購買了二百架各種式樣的飛機。五所混凝土的飛機庫及一所近代化的飛機工廠也是在華的美國公司所建的。但我們個人的興趣是在教練中國青年去駕駛飛行。

當時，我們知道中央政府有五十架飛機——英國的，德國的和美國的——和二百個左右飛行員，其中有許多曾在美國學習飛行；有許多至少飛行了五年。他們參與了抵抗日本侵畧的戰事，並且轟炸過中國的盜匪，軍閥和叛軍。想起來，他們自然是知道如何飛行的。可是，在檢驗之後，發現了這二百人中，有一百五十多缺乏能力和敏捷；他們

夠不上中央航空學校所定的標準。因此，需要將他們剔除。

自然，這些失望的飛行員都要「上天入地」地設法重新回到他們所選定的志向。可是我們預先想到了在這種情況下必會發生利用政治勢力和其他方法的事情，我們和蔣委員長成立一種私人的諒解就是已經「清除」的學員或飛行員決不能用任何理由重行回到學校中來。委員長是忠於他的諾言的，如他所作的，對這個學校有關的，一切事情一樣。

要找到補充的人填補到規定的數目并不困難；事實上，我們雖然就只計劃以一百個練習生來開始，可是應募的人是如此之踴躍，第一班就招收了一百五十名。大部練習生還只是孩子，在十八到二十二歲之間。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家庭，朋友和父母，從中國各省跑來，他們知道一旦入了空軍以後，他們必須將他們的全部生命供獻給政府。在服務期間，他們可以結婚，但是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允許！

作為政府的航空顧問準備建立戰畧的飛行場地，接濟的根據地等等計劃，和建議各戰鬥單位所在地的地點等都是我的責任。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一般人都相信日本還

有五年就要斷然以壓力使中國降服；換句話說，就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根據了W。密琪爾將軍的原則，我深信他的建立一個獨立空軍的理想，我將他的理論在中國找到了實行的機會。因此，一個空軍總司令部就建立起來了，所有戰鬥單位都在唯一的一個指揮之下，這恰恰在美國施行這個辦法的一整年以前。當時——和現在——蔣委員長是最高司令。蔣夫人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周致柔將軍為航空總隊長；毛邦初將軍為前敵司令。中央航校的課程，是四個月初級訓練，四個月基本訓練，四個月高級訓練；與美國相同。E亞當博士，他是我在美國仔細選出來的，教授中國的軍醫如何挑選那些具有良好平衡感(Sense of equilibrium)，良好的平均發展的肌肉，目力完全健全等等的練習生，亞當博士創立了航空醫校，並在各方面加強了這個學校制度的效率。

幾世紀來一向過慣地上生活的，這些中國的孩子們感覺不容易——我們也都這樣的——使自己習慣於航空的環境，因為這需要能對距離有準確的判斷和敏捷的決斷力。在空中，一個人須在高速度，高空中，及嚴寒劇風等條件下航行，所以，必須極其仔細地

去挑選飛行員。軍事駕駛員須忍受的困苦是地上面的人所體驗不到的。

我們試着選擇那些具備軍官的質地的孩子們——即畢業於高等學校的，能够吸收關於軍事航空，無線電，盲目飛行，氣象學等的教授。他們必須活潑精幹，富有進取心，同時能準確地完成他們的工作，不論是測繪地形圖或者是裝置一個Corter qin。因為訓練一個人學會飛行要花去中央政府一萬五千元，我們不能讓一個愚蠢的學生隨便燬掉一架二十萬元的全金屬轟炸機。

自八月間戰事爆發以來，我們以前的學生也許已經死了不少；但我們祇知道兩個——梁鴻雲和陳山康（譯音）。中國自然還有其他許多航空員生存着來講他們空戰的故事，被大家認為民族英雄。也許最傑出的一個要算我們學校中一位英勇的老同學——周延芳（譯音）了。這位青年——他現在應該是二十五歲——照我回想起來，有着非常之好的平衡感，對於驅逐機飛行特別有興趣，超過了轟炸，攻擊，或偵察的飛行。在八月間，當一大隊日本轟炸出現於他所駐紮的城市上空時，周找到他的機會了，他升到轟炸機上面很

高的空中飛出那些保護的戰鬥機的視線之外，突然直落到他們的隊形之上，打下了六架。這幾架都是大型的兩引擎的轟炸機，每架中有六個人，祇是飛機本身每架值十五萬元。而且，據中國官方的情報，機中還有一位將軍；他也和其餘的人一同被打死了。當時中國軍已懸賞捉到一個日本的將軍，賞洋二萬元，不論生死，周照理可以領到這一筆大款子。可是他將這筆錢悉數捐助政府購買軍火了。

現在，據中國駐美的官員稱，在戰事的頭兩個月中各式的日本飛機被打下的是一百多架；還有兩艘驅逐艦，一艘砲艦也被炸沉。

總之，中國的飛行員已經表現得非常好了。一九三二級的畢業生，現在幾乎沒有例外的都升任大小隊長了。其中有許多孩子，在畢業之後，被派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飛機工廠和航空學校以求深造。自那時起，洛陽和廣州的航校爲中美兩國的教官設立了。在訓練期間——現在是三年——練習生必須經過最嚴格的訓練。每年兩次，總有一萬人左右來投考，其中只收四百名。頭六個月是在洛陽受訓。在那裏及格的再派到杭州去受訓

六個月。然後他們到南昌去研究。

每一個練習生在畢業時，成績上必須有二百個小時的飛行，這等於繞赤道環飛世界一週。平均在投考的人中約有百分之十四能通過筆試及體格考試，在這些人之中有百分之五十能在航校畢業。實際上，這個百分數和美國陸軍航空學校的數字相同。而且，奇怪得很，在這個很少有機會乘坐機器腳踏車和修理及駕駛汽車的國家中，他們的飛行成績和我們的陸軍飛行學生的成績極其近似。

自然，日本人的勇敢和愛國心是不成問題的。可是美國人看到日本軍人和其他領袖們利用這種特點來侵略他人，無不義憤填膺。日本人唯一的信條，就是愛國。爲天皇而戰死的人，他們異常崇敬，視爲不朽。日本的陸軍和海軍是不受文官管制的；不像美國那樣。陸海軍的首腦祇對天皇負責。任何內閣的選舉必須能得這些軍官們的滿意。他們形成了一種軍事集團，只要他們一開始侵略——如一九三一年在滿洲和去夏在中國的事變，整個國家的命運就要攔在他們的手裏。大眾的情緒變得如醉如狂，和一九一七年美

國民衆的情形一樣，當海陸軍從事於侵畧亞洲大陸的時候，民族的尊榮迫使大衆完全做它的後盾，否則就要被認爲是叛國而受處罰了。

現在，日本希望實現她的征服亞洲的迷夢，或者，至少將中國置於『日本門羅主義』之下。她派遣了半數以上的空軍和三分之一的海軍去轟擊中國的城市並且實行封鎖了八百英里的海岸綫。她具有第一等的空軍攻擊力量。在最近幾個月中，她也許可以使一般平民發生恐怖，但是她並沒有能完成軍事上的目的。甚且在頭兩個月的戰鬥中喪失了一百多架飛機和駕駛員。這對於她們的驕傲是一種如何的打擊！

任何空軍的效率是有賴於個人的精神和其領導者的品行；飛行的技巧和使用機關槍的能力；飛機的質地；飛行場的設備和飛機的機件；國內的工業；訓練很好的補充駕駛員；和國內的機械工程師，發明者，及飛機設計家。

我們試看，日本的軍事精神是第一等的。他們改進了機械的技巧，並且他們射擊也非常準確。他們最大的缺點是在於缺少機械專家和飛行預備員。他們的飛機，從前都是

由外國來的，現在，在美國人和其他製造者的設計下在日本國內製造了。我們知道在強大的空軍國家中他們的設計家最少；並且日本於改進飛行貢獻也極小。他們自己所製造的飛機，式樣都很陳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却是直接從外國買來。

在一九三六年日本在航空方面費了六千萬元；她擁有二千多架軍用飛機。中國空軍的實力，從來沒有公佈過，她的飛機和引擎大部購自外國；不過在數字方面不很可靠。日本認為中國有一千架飛機；據我的猜測，各式各種的大約有七百五十架。但是沒有人確實曉得；因為飛機絕不會在白天陳列在那裏供人參觀——或者讓外國間諜去統計。

自從一九三五年我們的合同滿期離開了中國之後，中國主持空軍的當局加強了很多空軍實力並且增高了牠的攻擊力和機動性。爲了預防日本從東面和北面的進犯，於是建立了一種防綫制度。大體上看來，散佈在東北的防綫好像扇子的形狀，集中在中國中部的一點上。爲了適應大隊飛機的需要，建造了許多前綫的飛行場，在這之後是聯絡機場，再在這後面是根據地機場，這樣形成了基本防綫。

可是，這些飛機場的選定構造祇是問題的一部份而已。更需要的是連絡處所和材料貯藏所，可以貯藏彈藥，飛機零件，和修理的部分，這些貯藏所必須位於交通和運輸的幹綫上，但是仍須儘可能地不易受空襲。只有軍事學極好的人才能算出一個空軍所需適當補充的材料之巨大數量。祇是汽油和炸彈，一隊飛機所需的噸數已經十分巨大了。這些問題，空軍却必定要碰到而且要將它們克服的。據我所知，在短短的三年中之中國做成了許多事，而中國空軍之所以有如此的表現，受助於這個接濟的制度的地方實在不小。

因為中國空軍在數量上佔劣勢，中國駕駛員不能與每一次日軍的空襲相拚。要這樣做是很笨的，因為中國損失一架飛機的影響要遠過於日軍的損失一架飛機。

這種在數量上較少的原因迫使中國保全他的力量來作空襲軍事目標時之用，而不能從事於大規模的沒有什麼大意義的『混戰』，照一般軍事家的意見，一次決定的空中轟炸攻擊是不能阻攔的，尤其是如果被炸一面的空力較弱。

到今日為止，日本空軍轟炸戰術好像有兩個目標。一個顯然是爲了威脅。另一個則

是有着軍事價值的——阻止援軍和接濟到前綫上來。這後一個目標是聰明的，因為在現代戰爭中源源不斷的接濟只要短時間的中止，損失就很重大了。中國也明瞭這一點，他們正在努力保全空軍的實力，以便在目標良好，擲彈便利的時候，打擊日本的接濟。

中國是警醒了。歷史顯示了在過去六十年中，外國割去中國的領土達二百五十萬方哩，換句話說，他所失去的土地多于他現在所擁有的。他在商業上被人榨取。在絕望之中。他終於開始了戰鬥。我從三萬多里以外的地方望過去，衷心慶幸我們曾幫助了幾百個她最有希望的青年學習在與空中敵人戰鬥時，如何照顧他們自己。

(三)中日空軍戰畧

敵人海軍少將松永壽雄比較中日雙方空軍戰畧，雖仍爲其本國作自大的誇耀，但已不敢抹殺中國空軍的優越性，在他的論述中又暴露了敵人自己的弱點，及其作戰的方針之所在：

如果就中國飛機的性能加以檢討，則彼等所自誇的羅斯洛機，以之用作輕轟炸機，實具有非常優異的性能。它是一種可以飛來東京的飛機，此種飛機，時速一百九十哩，續航力十小時。從上海到東京的距離，是九百三十哩，往返共一千八百六十哩。故若無風的天氣，極易飛來。至於上海與神戶或大阪的距離，還不足七百四十哩，即使有小小的風，這種飛機，也可以十分容易地飛來。

至於中國的戰鬥機又怎麼樣呢？若將該國所有的蘇聯製造E一六飛機或美國波音機

，與日本南鄉大尉等所使用的新式戰鬥機相比，它們的性能都不相上下，殆均爲相當優秀的飛機。

那麼，它們爲什麼無法活動呢？原因非常簡單，蓋敵方的實力，尤其是於精神方面，相差太遠了。

上海事變爆發後，於八月十三日，彼方即首先從事挑戰的轟炸。我方於八月十四日即還以顏色。此次的轟炸，是中國方面首先發動。這就戰略戰術上說，都頗爲不利。至於日本施行的渡洋空襲，是開戰後二三日才舉行的。又，照目前的情形看來，說不定敵方會逆轉來到日本施行渡洋空襲。

四機戰勝二十七機

於此，且就空戰中所見的加以一述。決定空中戰鬥勝利的果是什麼呢？那就是於空中與敵機遭遇之際，較敵方先發見敵機。這點，有不少的實例在。

八月二十五日在寶山縣上空發生空中戰，當時我方編隊隊長鈴木中尉，率領了四機

，從上空掩護陸地上鷹森部隊及川井部隊等。其時有擺開堂堂陣勢的敵方二十七機，以九機作成三個美麗的編隊，各隊分爲保持三千米，四千米，五千米高度的三層，迎面飛來。我們即以四機接戰，大混戰的結果，我方一機不損，而敵機則有十一架被擊落。

若問這種大勝利的原因何在，那就是其時我方老早就看到敵方的大編隊而於急遽中擺好了戰鬥體形的原故。蓋這樣之後，敵方是不能夠容易地見到我方底飛機。即是說，因爲我機較敵人之先發見敵機，所以能獲得這種顯著的勝利。然則，敵方何故不能夠先發見我方的飛機呢？其間自有理由在。

中國的飛行員殆全部是由美人指導的，但美國習用的空戰方法，其編隊是作成美麗的密接的隊形。恰巧那一天，它們也是以出現於閱兵式中那樣整然的編隊飛來了。本來那麼緊密的隊形，真常常不免有兩機機翼接觸的危險。稍爲衝撞，就會墮落。因之，各機對前後左右均須非常注意。特別是編隊隊長所乘的飛行機，不能不非常賣氣力。這麼一來，注意力被束縛，因而所謂「敵狀監視」，就不十分容易執行了。

反之，鈴木中尉的四機，互相稍爲離隔，作成「柔軟性」的隊形，於電綫般靈活地動作的隊形中，經常毫不疏忽於對敵監視。這樣，發見了敵機，出其不意地加以急襲，先發制人，敵方於是乃陷入了狼狽景况之中。如是，四架先被擊墮，接着是五架。

空中戰是這樣施行的

現在先一說每個空中戰鬥施行的方法。大概最普通的情形，是兩機從正面遭遇。其時，雙方若仍陸續前進，那它們當然祇好在空中發生正面衝突了。大體戰鬥機是將機關鎗朝前方安置，以便與敵機迎面會合時可以射擊敵方。這時，無法避免射擊的，就要受傷。蓋那時雙方均不容易改變形態。又，若兩機發生互撞，就祇好雙方同歸於盡了。

鈴木中尉所遇到的情形究怎麼樣呢？那時是我方的四機，以敵方二十七機爲對手。因此，一機與一機衝碰，太不合算，於是它們一變而轉行使用「急半轉」(Half turn)或「英麥曼轉法」。所謂英麥曼轉法，是歐洲大戰時德國勇士英麥曼所發明的空中戰法那就是迎着突然飛來的敵機，我機稍將機首向下，順勢翻一個跟斗，然後於跟斗的頂點，作一

百八十度的迴轉，回復了普通的飛行姿勢。這樣，直飛而來的敵機已飛在後面。我方便可形成緊咬住敵機機尾的「追擊戰鬥」形體。到這一步，敵機就入於無法使用任何射擊的「死角。」我機對之射擊，大概二三發便可將它置之死地。

其次所謂「急半轉」，那是於敵機的正面向一百八十度的半橫轉，自然地再回復平常的姿態，咬住了敵機的後方。但此時敵方也往往會感到形勢不佳而翻跟斗圖逃，於這種場合，我方最好隨敵機一齊翻跟斗如敵方爲了逃脫而更從事幾次的翻跟斗，則我方也應當跟着翻幾回。總之，以緊緊咬住敵機機尾爲佳，這就是所謂「巴戰」。

但也有由訓練不足而失敗的例子。譬如說，爲敵方追趕的場合，是可以用翻跟斗或用側滾的方法逃脫。但是，這麼做而敵機却不直突入大輪的中央，則彼我的勢態，會大大一變的。這種原則與方法，中國的飛行員是從意大利及美國教官的教授中充分地知道。可惜他們施行的時候，略嫌過早。即是當與敵機的距離尙有三百呎或四百呎時，它們就慌忙地施行側滾，原意固在待敵機過去了而追住敵機的機尾，但結果，却在橫轉的終

了之際，而敵機恰恰跟在背後，造成了一種似乎有意等待敵機來攻擊的形勢，於是立刻被擊墮了。

這當然不過是一例而已；要之，中國機的如上述般的失敗，是爲了雖知方法而訓練不足的緣故。

應用高等數學的空中航法

所謂訓練云云，當然是除了前述的空中戰鬥外，更有轟炸，雷擊，空中航法等各種訓練。然則，其中所謂空中航法，究竟怎樣從事練習呢？其主要點，就是訓練通過不見島山的渺茫大海飛行幾千哩及歸還根據地等等。例如於時時刻刻變化莫測的海上作戰中，於攻擊幾百哩的遠方敵人回來的時候，己方的航空母艦，適爲了敵方潛水艇的來襲不能長泊一處，而從事移動了。那時飛機又不能不大事找尋，以圖回到那一不知跑到那裏去的母艦之中。駕駛者對此種情形若稍有不妥，則他是不能作越海的行動。

於廣漠的大洋中，找尋母艦的事，是非常困難的。這種工夫，是要以微積分，弧三

角，解析幾何等有關高等數字的學問爲基礎的。因此，當事者不能不全部瞭然於這種非常複雜的跑到科學尖端的事，那實在是不是容易的工作。

還有一點，那就是無線電的利用。現在，有所謂「無線電歸投裝置」，又有所謂「自動駕駛裝置」。這些，殆都是跑到科學尖端的學術所構成的。若這些能夠做得好，就可不怕海洋，又可飛到山嶽重疊的內地，自由在地行動而安心地歸還根據地。

悲壯的急降轟炸

其次，是有關轟炸的話。於戰爭中，普通大概施行所謂「水平轟炸」；至於此次我方空軍所盛行的「急降轟炸」，因其會受到非常密集的敵彈，實在是極危險的轟炸法。這種方法，是自三千米左右的上空，一口氣急降，衝至離地五百米或更低一點，幾乎可以說是用垂直的或直角的角度降下，擲落炸彈，然後再翻身上昇，這是危險多而命中率亦非常之大的方法。

施行從上空急轉直下的「急降轟炸」，再起舵上昇，此種動作，只要畧遲一秒鐘的幾

分之一，由於這種兇猛的速度中的急轉直下的氣勢，大有將飛機碰到地面上的可能。目前就有因為突降到離地三尺，乘坐者竟像「比目魚」般壓爛了的例子；亦有因衝入海中致死的。總之，急降的危險率是非常之大的。

還有，於急降中會受到的非常劇烈的衝動，那就是氣壓及地球引力所給與身體的影響。譬如從三千米或二千五百米的高空急轉直下，則飛機因了地球的引力，速率非常之大，有時一點鐘可以達到四百公里的速度。然而，要從這種急降姿勢急迫地翻起，那時所坐的離心力，非常利害。它的引力要五六倍於地球引力。那時，於自急降下翻起時，乘坐者的頭部就會自然地傾到下方。這時，要伸起手來，都不容易；那真是非常的力量。但當這時更不能不盡量利用種種衆多的儀器，以對準敵方的位置，使炸彈可以命中，而敵方恰又於這時拚命地密集射擊。這真是一宗艱苦萬分的工作啊。

(四) 武漢大空戰

武漢的一次大空戰，奠定了中國空軍的光榮。十二分鐘內擊落敵機十二架，是空軍戰鬥史上少見的一頁。

『二二八』之晨，在清冷的長江上空，一堆堆，一點點，高空中的發動機聲漸漸逼近，剎那之間，發現多數的敵機溯江而上，向西方飛去。不久，又有一批，二批，多數敵人的機羣，全向西方武漢重慶衡陽的三角地帶上去活動。從四時到九時，整個贛鄂皖三省的上空，都發現高空中敵機沉重鬱悶的發動機聲。這是一種異樣的空中徵候，證明敵方已開始其空中的總攻勢，要給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了。

果然，在多數小羣的機動掩護之下，主力出動了。十時頃，先從南京方面飛起十四架重轟炸機來，不久蕪湖和南京方面的『九六』式驅逐機的翼陣，亦傾巢而出，這多批侵略者的敵機，起先還是分散的，到了江西上空時，便凝成一個三十八機的大集團，馬達

一齊狂吼，風馳電掣，向武漢撲擊而來。

嗚——嗚——嗚，大武漢悲沈的警報響了起來，人民到處奔避，天是青青的，二千米達上蓋了一片淡白的，稀疎的捲層雲，大武漢全市，蜷伏在此青天之下，但見萬屋如海，全市死寂，就像全無防禦的，戰慄於敵機的大批炸彈之下。

××大隊

午後一時，大武漢好像已經死去。分爲好幾層的敵方飛機，漸飛漸近，在他們最先頭的，已望見遠處的飛機場了，但後面的還沒有跟上來。敵機的行軍長徑，頗爲疏散。

就在此剎那之間，整個武漢機場的發動機聲，忽如春雷暴動，萬馬奔騰，像流星般，炮彈般，一架架新銳的驅逐機騰空躍起，一直撞進侵略者凌散的翼陣裏去。

×××隊和×××隊的鐵翼，在數分鐘內，便佈滿武漢的上空。給與侵略者以意想不到的雄厚的抗力。而在此最前的一機，機座裏坐着那一位青年戰士，他就是李桂丹——李大隊長。同時，從北面另一方向飛來的×××隊——最先頭一機裡坐着年青的呂基

淳，亦從後方兜圍上去，衝散敵軍的陣容。

整個××大隊，過去已經有六十架紀錄的××大隊的全體戰士，陡然出現在驚慌失措的敵空軍的面前，上下，左右，後方。一轉瞬間，將全體敵機，包圍在一百挺機關槍的火流裏。

以六當九

李大隊長帶着最先起飛的六機，在二千米的上空，和敵機遭遇了。敵方是九架「九六式」的驅逐機，從側上方襲來，一陣交錯的火流，雙方都衝散。變成兇猛個別的「戰鬥」，馮汝和得到好機會和好角度，在五分鐘之內，便射落兩架，追蹤着他們螺旋滾下，同時張明生亦射落一架，鄭副隊長的坐機在多數敵機攻擊下，成了「尾旋」，非常危殆。王怡不知去向。張光明被三架敵機圍攻，敵機的速率很快，很敏活，裏面坐着鬼臉的蝦夷劊子手。左轉右上，終脫離不出敵機的包圍。陡然之間，他立志了：「和敵機同歸於盡！」在離地五十米的千鈞一髮中，一個猛烈的翻身，迅速的抬頭，把前面的敵機罩在

曳光彈的火流中。咬牙切齒，儘管猛追猛射。完全不顧後面的敵人命中他飛機二十九粒子彈，這樣三機連串的追射，直殺得天昏地暗，前面的敵機受不住鞭撻，一拉，遠颺了。張光明再一個翻身，向後面的敵機「各個擊破」！一陣火流，敵機又馬上逃走。回過頭來一望，沒有僚機，沒有大隊長，長空一碧，慢慢飛回——不知他已經是戰得最苦最耐久的殿軍。

大隊長不見了！

這六機，做了犧牲部隊，做了血的前衛。大隊長在那裏呢？大隊長回長白山了，祖國的青天是那麼崇高，祖國的河山是那麼美麗。大隊長啊，希望你趕快從冷然的高空飛回，共同俯瞰高粱大豆的失地吧。大隊長啊，你何不歸來？地面多少同志候你歸來！

痛擊！

當×××隊和大隊長在機場上空遭難的一瞬間，×××隊和×××隊的主力把敵人粉碎了。由於一小部的犧牲，我們的主力把敵人夾在兇猛的火流中，劉志漢的機關槍是一

串無間息的怒火，格格格格格格，敵方最精銳的一架翻身了，如秋風落葉，滾向旋轉的大地。格格格格，另一架冒出紅火來，跟着是焦煙——火龍——觸地而粉碎！敵機還多，又迫圍過來，一粒不幸的子彈把劉隊長坐機的要害部射中了。『留此一命，再為殺敵用』。轉瞬間，劉隊長已懸掛在保險傘之下，向地壳飄墜下來，敵機追踪不捨，還在繼續地射，射，成千的子彈在他身邊掠過——但他現在笑着坐在那裏。

董明德的××隊與敵人纏鬥正酣，陡然從北方來的××隊亦加入戰鬥，這一下大隊集中了，敵人的「九六式」驅逐機再也支持不下，一面抵抗，一面企圖逃脫。一部份戰士又捨去敵人的驅逐機，專來對付敵人的「大牛」轟的一聲，一架，兩架大轟炸機從空中沉沒了，帶着牠的人員，他的「千人針」，牠的炸彈，和牠狠毒的畜性，一齊消滅於大地。

格格格格格格，劉宗武擊落一架，趙茂生一架，信壽巽一架，格格格格格格，楊孤帆一架，吳鼎臣一架。我們這邊損失了呂隊長基淳。他是最英勇最有希望的一員。

王玉琨現在躺在醫院裏，天真地笑着，還要倒茶給客人吃，但他昨天曾和五架敵機拚命過。

第一架被他射中，成了兇猛的「尾旋」。第二架被他把整個油箱打掉，油像水龍頭般噴出，轟的一聲，燒着了。但接連又來一架，兩架，三架。他陷於和張明生一樣的困境。發動機上中彈時的聲音，有些像雹子。方向舵打壞，機頭沉重起來，成了可惡的「尾旋」。這是無救的。滾，滾，滾，風聲槍聲，天旋地轉，心裏還明白，敵機正跟着下來，跳傘？獸性的敵人不會放鬆的。猛烈一拉，方向舵還有作用，平衡了却不能轉彎。側着滑落在地上，機身翻了過來，把他蓋住。三架敵機馬上趕到，機關槍像撒豆一般要結果他，他躲在發動機下，敵機過去了。他昏迷了，到醫院床上，現在笑着倒茶給客人吃。

大勝之後

血戰的經過，不過十二分鐘，敵人損失了十架精銳的驅逐機，兩架重轟炸機，殘餘

的敵機，簡直是雁不成行，零零落落地向東飛去。到南京蕪湖還有數小時，沿途儘有不測的風浪。依照常識判斷，怕還有一半的殘敵要落在江西安徽的境界，由當地軍民慢慢發現吧。如這判斷是正確的，那××大隊就已打得他全軍覆沒！

(五)轟炸臺灣

「二二八」之役，中國空軍第四大隊大敗敵空軍於大武漢上空。這是「八一三」來我空軍最光榮的勝利；更是日寇自誇爲三菱工業之寶的「九六式」戰鬥機的窮酸絕望的末日。緊跟着這次決定的勝利之後——日寇空中侵略的武力既在中國領空上撞得粉粉碎，我們英勇粗大的反攻的拳頭，馬上便伸過台灣海峽，在台北敵人的空軍根據地上重重的一搥！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劃破了遠東歷史更新了民族紀元的一日啊——悲哀恥辱的四十八個長年的陰霾慘霧掃空了。載在鐵翼之上的天兵，又重臨我失陷的故土，高高在上的「天日之徽」，給弱小民族以遠大的希望；威猛滅亡的鐵屑火花，警告敵人以末日的來臨，前方萬千戰士雖仍在流血，億兆老幼同胞都在苦難中，然而，台灣轟炸成功了，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松山機場是敵人在台北的一個空軍根據地，在飛行場附近，樓房倉庫建築得非常雄

壯美麗。有秘密安置的油池，有最新式的棚廠——格納庫。這地方除軍用上是日本××飛行團的根據地外，又是從日本本部巨鹿兒島台北到南洋去的民用航空綫的中心點。因此這機場附近之引成爲整個日本南進侵略政策的重心，也是必然的現象。

當「八一三」以後，敵人用來攻擊我江浙各要地的木更津航空隊，便是拿台北的松山機場來作爲最後躍進的根據地。其後敵人每次向我皖贛各地轟炸，都以松山機場爲策源地。從開戰到如今，松山機場都是屠殺我婦女老幼無辜民衆的倭寇劊子手的巢穴。

松山機場不毀滅，我沿海各要地便天天要感受威脅。松山機場若毀滅了，則敵人雖有航空母艦，亦不足畏，他們遠征的轟炸，尤其要受重大影響，甚至於不能活動。

懷了這種悲壯的決心，我們高級人員對於台北松山機場的注意，一天天地加緊，一天天準備。二月十八日，出乎意料的敵人受了我們的奇襲，在大武漢上空蒙受嚴重的損害。這正是戰鬥心理學上所謂「心理瞬」的寶貴時刻，我們不動則已，不反攻則已，要動，要給敵人一個青天霹靂的打擊，就一定要找一個最恰當的時機。用敏捷的手法實施出來。

二月二十二日，戰略機動開始，二十三日晨，擔任任務的××隊和××隊，先後都到達了指定地點，準備最後段落的躍進。這次××隊和××隊的調動，非常機密，擔任工作的同志，事先連自身都不知道。他們爲要迷惑敵人和該死的漢奸視察起見，都是從很××的航路繞進。爲出其不意的打擊敵人，××隊和××隊所經過的空程，足足不下××公里。

二十三日晨，××隊從××機場出發。銀翼翱翔，向萬尺高空昇進。

台灣海峽，平滑如鏡，長空一碧，美麗的中國海岸，漸見杳遠。遠遠峯巒起處，夾着熱帶森林茂盛的果木岩岸緩徐出現的，便是台灣——四十八年前失去的可憐的台灣了。

松山機場在望！

地面上爬着鮮明的小飛機，雄偉的建築物，蟻般的人馬車輛正在蠕動，忽然間，這些人馬車輛，驚散開來，揚起了灰白的塵頭。

嗤，嗤，嗤，大炸彈破空而下，集團地傾向棚廠，飛機，汽油庫和驚慌奔避的人羣

的頭上。

夾着光明的死花，巨大的雷震聲上衝霄漢。萬千的碎片，木屑，焦土，人體，在山般的烟柱之中湧了起來。炸彈不斷的爆發，這些黑色的山之波浪亦湧伏不已，整個松山機場，變成十八層阿鼻地獄。

沒有高射炮彈，沒有飛機，敵寇完全沒有準備，沒有抵抗。

焦烟消滅，熊熊的火光罩遍了機場附近。冒出大蓬黑烟的地點，是證明××飛行團的汽油庫已經燒着。場上三四十架「福特」式和「福卡」式的飛機，全數被炸力迸散，變成焦頭爛額的殘體，噴着紅烟。

松山機場毀滅了！

十二時左右，松山機場剛被破壞。隔不到一點鐘，新竹附近的大電力廠上空，又發現中國飛機一羣，冉冉而來，警報一聲，全市如觸電，立刻慌亂，工人四散奔走。

××隊飛臨新竹上空，漸飛漸近，俯瞰兩個山峯之間的新竹大電力廠，很清晰地收

在眼底，信號一發，集團的大小炸彈又猛烈擲將下去，刺目的火尖中，這兩座山似乎吻合了，烟柱直衝上一千米達的空中。

新竹大電力廠和軍用無線台的破壞，宣佈了半個台北電器工業的停頓與麻痺。據香港路透社消息，在五天後，（二十八日）從台灣到香港的無線電報告還不通。

下午三時三十分，台灣遠征的史詩告一結束。軍事重鎮的台北，焦煙上衝霄漢，從新竹，台中，台南一直經過鹿兒島到日本本部，警報悲沉的哭哀聲接二連三的顫動着，東京大版的鬧市，八幅小倉的鐵工廠，直接間接都減到窘迫的滋味，軍部財閥們所堆積的金銀銅鐵之山的地基動起來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受到空襲！

下午四時頃，××隊和××隊的任務已經達到，銀翼翱翔，回到中國大陸去。歸途，在經過××上空時，××隊和××隊的遠征勇士們，並翼徐飛，互相揮巾慶祝。這動人的一幕，啓示了多大的前途和意義。

戰士們，你們可還記得：

得遂凌雲願，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飛去，

長空萬里，復我舊河山！

.....

在一位參加轟炸的戰士口述中，更可知當時偉烈的壯舉：

鏢針正指着四時三十分，我們現在是在五千尺高空。遼遠的天邊滿堆着飄逸而透明的夜雲，璀璨的陽光已經開始從蔚藍的天幕後面滲透出來了。從大隊長的左肩上，有一顆晨星在閃光着，寒冷的晨風吹到臉上來——我愉快地笑了。

我們的一架是英國 Clouster Gladiator 型雙翼重轟炸機，我們是在向台灣飛行。我是一個幸福的擲彈手，因為我的任務是把翼下十八隻二百五十斤的炸彈扔在敵人的土

地上。

在我們這B十一號機裏邊，除了我以外，都是有着國際聲譽的空中魔王，坐在我後面的機關槍手×××有着在×××擊墜十七隻E-10的紀錄，至於大隊長更是無敵的怪物。就是最不行的我，也會在吳越平原上面把七隻中島式的驅逐機，像脆弱的麻雀似地射了下去。

七點鐘的時候，在遼遠的地平線上出現了大海，從水面上反照通過的朝陽，光耀得連眼都睜不開來。機身稍會震動了一下，迅速地向上面騰了上去：八千尺，一萬尺，一萬二千尺，一萬五千尺……終於到了二萬尺！在我們脚下懸掛着一茸茸的白雲，我們像是在一個四大皆空的宇宙裏邊，向空間和時間的界限外面飛翔。望着前面藍得脫了底似的，明亮的天空，我感到一種渺茫的歡喜。

我們向前飛着飛着。忽然×××在後面推了我一下，像是突然從夢中醒似地，我的神經一剎那間異常地緊張起來。×××緊緊地抓他的機關槍，坐在我右前方的×××

射手也興奮地看着前面。我直覺地感到我們已經在台灣的空中了。向旁邊看時，只見大地像模型似地，整齊地展開在底下。在綠原的那邊，台北市的建築物在白雲上描着灰色的弧線。這時，我們的隊形開始變成戰鬥序列，兩翼向旁伸展開來。我覺得有一些輕微的震蕩，不知道是我心理上的幻覺，還是機身因為急遽的側滑而起的搖擺。

飛到台北市的上空時，我們依然保持着一萬尺的高度。敵人似乎完全沒有知道我們的到來，街上的車馬和行人一點也沒有倉皇走避的模樣，也聽不到警報的聲音。對於狂放的法西斯日本的空軍，我們這一次的奇襲完全是出於意料的打擊。

我們在空中迴旋了一下。在市區的東南方靜靜地躺着一片遼闊的草原，這就是日本荒鷲重轟炸機隊的根據地，有名的台北飛行場。於是我們降低到三千尺，再兜了兩個圈子，仔細地看清了我們的目標。這個安靜的現代都市給突然從白雲裏直劈下來的，我們飛行隊的巨雷樣的轟響震撼得神經錯亂了似地，一下子就發了瘋似地騷動起來。汽笛狂叫着，人們在街上亂雜雜地竄走。台北飛行場的左方有一列雄偉的建築物，一些螞蟻樣

的，接腫的人們正從門口湧出來。塢中停着六隻一列的五行單翼雙發動機的重轟炸機——我是很熟悉它們的，在上海，在南京我都曾碰到過它們。在那座雄偉的建築物旁邊，還有連在一起的，幾座漂亮的格納庫。

大隊長做了個手勢，表示他要 Dive 下去了，我平躺地上，手緊緊地抓住擲彈架的直桿，機身向前一側，眼下的房屋突然擴大起來，機上的六挺機槍同時在射擊，我只覺得×××的脚用力地踐在我的小腿上，而×××是在大聲地罵着，停在塢上的玩具樣的重轟炸機忽然變成現實的龐大的東西了。我的手震動了一下，只看見兩個屋柱樣的地雷爆彈正對着地上的機直墜了下去，我還看見有一個日本的航空員正在一面縛飛降落傘，一面蹣跚地向一架戰鬥機走去，這時我的身體像給什麼東西重重地壓着似地，連氣都喘不出來，——我們的飛機正在向上升騰，接着機身劇烈地震動了一下，我聽到兩聲幾乎是同時的，驚天動地的爆炸聲，

第二次俯衝下去時，飛起在空中的格納庫的屋頂正在變成一小塊一小塊燃燒着的鋼

鐵，向地上散落下去，巨大的火焰從格納庫和建築物裏面噴吐出來，我們一隊三十架飛機已經把這座遼闊的飛行場變成火海，變成地獄了，

我們一共轟炸了四次，三隻一列地接連俯衝着，完了我們所帶去的炸彈，

我從機底站起來，我的任務已經完畢，這時我才知道汗珠把我的頭毛都浸濕了，我們在場上巡視了一下，最後在台北市的八百尺低空徘徊了三十分鐘，然後把我們的機首指助西北。

(六) 轟炸東京

中國空軍顯示了甚優越性後，敵人是甚恐慌的，三島彈丸之地，不堪一炸，尤其是敵人的心臟——東京，隨時有被毀滅的恐怖，「如何轟炸東京？如何空防？」是開戰以來敵人所最關切的問題。敵軍陸軍少佐片岡稔對空襲東京，作了一個假想，他的意見如下：

「用什麼飛機空襲日本」如果以海參威，堪察加，小笠原羣島或上海為空襲日本主要部分的根據地，那都必須作來回二千四百公里的續航。續航力與搭載量有因果關係，這必須用卞卜洛尼九〇型，薩皮雅S八一型，替卑三型等優秀飛機，而且還不能搭載過二噸。這種能續航二千五百公里以上的飛機在蘇聯據說有一百架或二百架，至于中小型的飛機却是不能衝擊日本的頭腦和心臟的。

日本的重要都市都是接近海岸，就在不接近的方面，也因為國土全體是細長形，對付

現時的快速飛機也很難得有二百呎的陸地。因爲最前線的監視哨與都市間距離太近，所以空襲警報和空襲中間的時間相隔很少，都市中準備的時間極短，甚至有時受到全無警報的急襲。例如，從江之島或九十九里濱方面取直路侵入東京時，在現代的新銳機只要十五至廿分鐘。防空飛機很難在敵機投彈以前迎擊，除非常時昇在空中，而且有時只好由地上防空機關單獨担任對空戰鬥。尤其都市其都市的構造完全非防空的，簡直可說是可燃物的堆積，就轟炸技術說，那是很易收空襲效果的。

在特別的場合，也會有中型飛機來襲。雖無有「無敵海軍」存在，航空母艦在近海出現的事不至頻發，可是不能保證其絕無，又有利用空中給油之法可以使續航力延伸四〇%即，帶了油飛機同行，在全航程一半稍弱的位置，行空中給油之後，油飛機飛回。如此則優秀的輕轟炸機也可以空襲日本。此外還有單程飛行法，即根本不預備飛回去的空襲，這是以較優秀的輕轟機都行的，日本有認真講求對策的必要。

『用什麼方法轟炸』轟炸分水平轟炸和降下水轟，炸水平轟炸有行於低空，超低空和高

空之別，依晝夜天候氣象，地形地物的狀態和防空力的強弱精粗而適當應用。

轟炸都市大體是用大型飛機的，降下轟炸或超低空轟炸在實行上都很难。降下轟炸是向目標驟然降下，然後在適當位置上移於水平飛行，在那一瞬間投下炸彈。這樣，飛機的速度非常增大，在快速機達六百至八百千呎命中精度和效力都很良好。但此法在重量大的飛機，則因運動量之大而易起空中分解的危險，尤其在變換方向時，最容易被擊中，此法在空襲日本的重量機不能實行。

超低空轟炸是竄越地上物體，串過其間隙而接近目標，加以襲擊。此法好在飛機的爆音遠處聽不見，在遠距離時，地上也看不見，很難攻擊牠，而且從地上對這種低空快速目標的射擊，因角和速度的關係，很感困難。但是攻擊高建築物多的大都市時，這却不是萬全的方法。當轟炸時很難發現目標，操縱者也非常疲勞，且在有名的飛行家才能收預期的效果。

那些空襲日本者所用的一般方法大概將是這樣的：白晝則以編隊在高度三千米至一

千米內外，行水平重層轟炸，夜間則以留機在一千米內外行水平轟炸，主要是撒布燒彈，所謂水平轟炸就是：在轟炸時從描準到投彈的五六十秒間保持水平，等速，直線的運動，適於編隊攻擊，這可算轟炸法的主體。

「空防」防空機的任務是在空襲者出現於都市上空以前，盡可能在遠方擊破之，利用操縱性的輕快，速度優越，迫空襲者放棄其企圖，這依邀擊和追擊的性能，而有單座和複座的，但是最近轟炸機進步，防空機漸有不能保證絕對優勢的傾向，他的攻擊法也將起變革。本來專是侵入死角用機關槍擊落的，現在機關砲，快要代替機關槍，用空炸炸彈的空轟炸也實用化，最近更研究有以特殊性能的飛機行自發的空中衝突的。

其次要說到地上防空各機關的綜合威力，聽音機照空燈，高射炮等的威力無論怎樣進步，還是有限制的，所以要依力所及的範圍而周到配置於都市周圍，對於任何方向來的機敵都能戰鬥。從都市外圍一百五十呎到二百呎處為第一線。設深八十呎至一百呎的防空監視哨的廣大圓形地帶，但是空襲者還是可以用優秀機在八九千米的上空，使發動

機緩緩回轉而通過，所以監視哨的間隔距離要適當。種種特殊器材的新發明還不能實用，飛機到底還是要憑眼和耳去捕捉，因此要有補助器材。從監視哨的發現到他們報告到防空司令部，其間時間越短，市民準備的時間越寬裕，但市民的準備必須以最大速度完畢，以期萬全。

監視地帶之後設飛機戰鬥地帶，要有二十五呎左右的深度，這是防空機對空襲機突擊格鬥的地方。夜間則由聽音機和照空燈的協力而進行戰鬥。

再後是一個深約十五呎的地方，以約三呎的距離間隔配置着聽音機，由牠們測定敵機的高度和速度。又後方是深二十呎的照明和射擊地帶。務必使飛機戰鬥地帶漏過來，使敵機在這裏絕不能通過，所以這在地上防空機關中是最着重的地帶。這個射擊地的外圍，成爲第一綫高射砲威力圈的前緣，必須在圓周上併列高射砲廿五中隊一百門。在第一綫的間隙後，要以魚鱗式配置十九中隊七十六門的第二綫，再後則有十四中隊五十六門的第三綫。在都市內都高射砲威力有所不及處，在這裏也要配置四中隊十六門，以期

發揮充分力量。這全部六十中二隊二百十八門之數，大體與倫敦巴黎相當。因爲這威力圍的深度有二十四籽，所以時速三十籽的飛機以最短距離突破，要費四分五十秒左右，四百籽的飛機要三分三十秒左右。

在這樣配備之下，對於向都市中心强行侵入的敵機有七至十中隊，即二十八至四十門可以射擊。射擊時間從少計算，對於三百籽級的有三分五十秒，對四百籽級的二分三十秒，因此集中於飛機的彈數，若以每分鐘發射速度僅只十五發計，在前者，最小限也有一千五百九十六發，在後者，最小限有一千零三十六發。戰時命中率的低下以一半計，四十發有效，那末，時速三百籽的空襲機從一方向侵入時，在此地帶均可擊落四十架，四百籽的約可擊落二十六架，但是每四十發中有一發有效，精密訓練還是必要的。此外還要仗着防空飛機隊的奮鬥，防空氣球的威脅，才能得到某程度的安全。

蘇聯替卑三型級的飛機時速是三百籽，要侵入東京而成功的話，單對的高射砲也須使用四十架以上。不過這是紙上談兵，實際上還要有多少差異。這種飛機的續航力是二

千五百斤，搭載量二噸，據外國報告，在遠東至少有八十架。顯然的可以斷言東京是在不可見的敵人空襲之下了！

『瓦斯和燒夷彈』瓦斯誠然是可怕，不過沒有一定濃度也不能傷害人畜，而且還必須具備有利於瓦斯空襲的天氣氣象條件，所以還不用杞憂。至於濃度問題呢，毒化東京的市的市區全部也可以辦到，但是在一時性瓦斯要五十尅炸彈六萬四千發，持久性瓦斯要十六萬四千發，以替卑三型級來說，在前者要一千六百架，後者要四千一百架之多呢。可最近市民對瓦斯的注意却非常之高，防毒面具已到處賣完了

燒夷彈有在低空炸裂時，有碰炸與物體衝突而發火的，重量自一磅級至十尅。在碰炸時，像日本房屋那樣脆弱的屋頂，當然要被突破而使內部燃燒起來。而且爆裂炸彈和瓦斯彈原則是投在都市內重要部分的，但是燒夷彈可就不然了。敵人可以任意集中投下或撒布投下，全然無須描準。尤其夜間空襲時，將以這種燒夷空襲為主體。市民啊，在空襲時熄滅燈火是好的，可是不要睡覺啊！試假定一千發燒夷彈對於可燃物一齊命中吧

！那要比大震災多十倍的發火點在驅逐着無路可逃的市民，在日本的心臟部宣告大恐怖。全體市民準備起救火的裝備吧！防毒實在還在其次呢！

在這時最可怖的是水道的斷水。水道的總管必須深深保護在地下。但是關於這點，筆者爲了日本人全體意志的消長，却要對當局提出質問！

『低空防禦』如果飛機速度同樣，那末高度越低，在單位時間內的變化越大，而對空射擊動作就越困難，像高射炮那樣重材料甚至有時完全不能射擊。在快速機の場合，在高度二千呎以下時，高射砲已感射擊操作的不自由，到一千呎就困難起來了。在七八百呎以下時簡直就陷於不可能的狀態，不過在遠距離的場合相當緩和而已。爲此，輕量而操作簡單自如的高射機關槍和高射機關砲就成爲必要。但是這些輕高射兵器沒有測定飛機高度速度和飛行方向的東西，只依平常的訓練，在一瞬之間來判斷這些。因此，射擊的能力必須非常優秀，除了特別依對空目標而受訓練的人之外，是不能命中的。低空防禦是特別困難的，如果沒有充分的久經訓練的射手，單靠配列多數兵器是沒有用的。空

襲下的東京的低空方面，當局也要當心些，據說蘇聯的超低空轟炸達到二十五哩至五哩呢。

『防空砲台』雖然在都市四周可以遍布防空器，但是依海岸河流的形狀遠近，有時這種配備是不容許的。雖然也有千噸左右的防空船裝載着防空兵器，但是不能作三百六十度射擊的高射砲，被波浪左右前後搖動着的高射砲，她的命中率是可想而知的。爲了東京海正面的防守，應該有防空砲台一個，最好兩個。其他海岸都市也都需要。不過有的地方因爲海岸的狀態而不能建造，也是無可如何的。

(七) 敵人轟炸南京

中日開戰以來，敵人最活躍是空軍，但其空軍的技倆，除了暴炸無抵抗的非武裝人民外，對於我國的軍力是很少有什麼作用的。如下面敵人空軍隊長平本的自誇，以其轟炸南京的情形為例，即可見其除了侮蔑與自大外，其自豪的空軍也祇是「泥腳」的一部份。

下面便是平本寄給日文亞細亞雜誌的「自白」：——

時間是在八月十五日的清晨。我們出乎意料之外的接到一個命令。連軍號都沒吹，就命令我們飛過大海去轟炸南京！這個命令，在我們的一生之中，雖然是大刺激但是這個機會，確是千載一時而為我們所長久夢想的。

我們排成了隊伍，每隊面前放有一架巨型「雄鷹」機。

我走到飛行員前面，接到了他們「業已準備」的報告，轉向空軍根據地的司令官報告。他以簡短的命令對我們說：「立即出發轟炸南京。」

像觸電的蝗蟲一樣，所有的人員迅即爬上載着日本和遠東命運的巨機。

飛機立刻平靜地離開了推動機漿的人員，一架一架升到天空，我駕駛的一架領着前導，升到空中以後，每架飛機都依次排成隊形向海面進發。

天空很沉黑，爲低氣壓的層雲所掩。俯視大地，一無所見。我們知道颶風正在向着上海方面推進。而我們却一直飛向大風暴的核心，在我們下面，海洋發出白色的怒浪。我們以七十公尺的高度在海面上飛行。不久我們覺得風暴從南方向我們打擊過來。機翼不斷地振盪，究竟能否吃得住，我們也顧不到了，總之一路都在惡劣的氣候中過去。

在我們無數次的演習中，從未遇到過這種情形——這種在大海之上與颶風搏鬥的轟炸飛行，但是我們的心中都藏着一件事，使我們絲毫不顧風暴以及與風暴以俱來的危險。一天以前，正在八月十四日，中國軍用飛機飛到上海南京路口最熱鬧地方對上海非武

裝人民——日本人，中國人，和歐洲人——施行了大屠殺，並且炸壞了華懋飯店和滙中飯店。中國的空軍正像他們的陸軍一樣，是空中的強盜。我們之所以要報復者，正在於此。我們熱切地等待着這個機會的到來。而現在我們要給他們嘗嘗真正的討伐是個怎麼樣子。給這些夜郎自大的空軍受些教訓。

我們在雲霧深鎖的山頭飛行了幾小時，終於發現了上海的模糊的地平綫。不久又在雲際裏望到下面一個太湖——太湖。我們升到三百公尺的上空。

立刻有五架敵軍戰鬥機不知從什麼地方出現，向我們勇敢地衝來。雙方的機關鎗聲組成了一個合唱。雙方的飛機組成了一個圓舞。但是正像你開照相鏡頭一樣地快，我們射下了兩架敵機。我看見有架敵機尾部冒着烟火跌落到湖水中，另一架却盤旋而下，跌到田地上着火。

其餘敵機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就迅即和我們告別了。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空戰，我似乎感到不滿足，那是太短促了。我看到敵機下墜

，心中受着刺激，但是現在一切都已過去了，像夢一般地過去了。

我們掉轉方向，朝着南京進行。

我們早已望見南京的天空，我們的敵人，必定已經得到我們來襲的消息。所以拱衛這座古城的山頭，鳴着高射砲向我們敬禮，而在紫金山上的砲聲，尤其響得厲害，儼然領導着合唱。

南京埋在密佈的彤雲之下。我們必須飛得很低，才能把目標找得正確。我們是知道低飛足以使敵人高角度砲火瞄準着我們的。如果我們像那些抽鴉片的中國飛行員那樣糊塗疏忽，我們就可以完全不被中國高射砲陣地所望見，而在雲上很高的高度丟下炸彈，不損一絲毫髮飛回本國，然而我們並不是空中盜匪。我們對於每顆炸彈，都要用得够本。那是很費錢的，要費許多錢的，而這些錢都來自納稅的農民，他們得之匪易。我們不能隨便糜費一顆炸彈，而必須瞄準敵人有威力的軍事設備和武器，更甚於這些的打算的是：我們帝國海軍的嚴令，決不肯在任何情形之下，轟炸非武裝的平民。這是有關皇軍榮譽

的事，而這當然比生命更加重要更加寶貴。

所以我們在無數高射砲彈之中來回盤旋。那些高射砲位，有許多設於城裏面。而在我們愈飛愈低的時候，望到許多受驚的南京市民，紛紛向避彈室奔避。我們並且看到他們被自己的高射砲彈所打傷。最後，我們正確地找到了目的物。不但如此，我們還能夠清楚地看到詳細的情形。下面是大教場軍用飛機場和故宮飛機場。

我們轟炸機像傳信鴿子一樣向目的物擲彈。我飛得很低，甚至爆炸的震動都可以感覺到。飛機庫的巨大屋頂飛到空中，像魔毯飛到火山口上一樣，而在口上冒出紅裏隔黃的火烟。雷雨似的炸彈，把飛機庫和附近場地炸成粉碎。那裏面大概有二十架飛機。當烟消火熄的時候，這個偉大的軍用飛機場已經化為斷垣殘跡了。

我們在那裏的任務完畢以後，就注意第二個目的物，即城內的空軍根據地故宮飛機場。這裏又重演了一套大教場的故事。當我們丟完了炸彈完成了任務以後，我們就向本國飛回。這時正在下午三點零一些。這其間，我們成了城內外山上的高射砲火的共同目

標。整整三十分鐘之久。我們有幾架飛機的確吃了好些子彈。

我們離開南京城時；有五架敵機從雲端裏出來。我們立刻以機槍互相交換敬禮。說時遲，那時快，我們打下了兩架敵機，其餘就立刻逃跑，我從來沒有看到軍用飛機逃跑得這樣快。我看到我們的四號機出了毛病。牠的發動機已經不受指揮，牠落在後面不能歸隊，敵機便集中火力向之射擊。我看見牠冒出烟火跌下去了。

我們駕駛的是架領導機，我們當然以指揮者應有的態度注意各方面，一等空軍兵曹 Watanabe 立時陣亡了。一顆子彈打壞了我們的無線電，還有一顆子彈完全破壞了我們的一座發動機。我們的速度減了一半並且逐漸失去了升高能力。凡是能够棄脫的東西，我們都把牠們丟到機外，以減輕重量。我們只用一架發動機，在大海之上，與惡劣氣候搏鬥着飛回。當我們最後到達本港的時候，許多擔心我們的日本戰士都模仿着半歇斯迭里亞的小學生，瘋狂地歡迎着我們。「謝天謝地」，空軍司令官高喊，「我以爲你們這些傢伙也遭了四號機同樣的命運。你看，自從你發出電訊：只用一架發動機行後，到現在

足足有七個鐘頭我們未曾接到一些消息。我們大家以為你們一定完了。」後來我小心地爬出了我這架可愛的飛機。

我一數被敵人槍彈和炮彈所受的傷洞，足有四十八個。因為在我們第一次轟炸南京中，我們始終保持高度極低的飛行，所以我們的擲彈異常準確。然而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我們所付的代價——所受的損失——較以後任何次轟炸南京都要重大。可是在我們第二次轟炸南京時，這一切我們都報復了。這是四天之後事情，

天氣已經晴朗了。我們準備在日落不久之後轟炸南京。我們從從容容地就飛到了。正和我們第一次轟炸南京一樣，我們環繞着這個城市飛行了許多次，仔細地選擇了目標。從紫金山，從城牆上以及從城內，所有的高射炮都對準我們開起來了。夜色突然間充滿了，從高角度的高射砲和機關槍放出來的子彈，死亡整個地控制了這個古老的城市。

可是這些子彈，好像幾萬顆五光十色的繁星同時在這城市所有的上空爆發起來。如

同東京一年一度的，我國小孩子們所引領長得第一的大放烟火的奇景，與這比起來，簡直是一根將熄的火柴的最後一瞬而已，紅的，藍的，橘色的火焰在不停爆炸着，佈滿了南京的夜空。

八時過了一點，我們找到了南京中央軍校的一叢建築，於是請它吃了十顆炸彈。所有這些建築，一時間都化爲灰燼。然後我們又轉向參謀本部的建築。也請它吃十顆炸彈。在又做了幾件輕鬆的工作以後，我們飛向家鄉了。

晶圓的明月在我們的上面，籠罩在無限的銀光之中的大海在我們的下面。而最妙的是第二次南京轟炸，我們未損一機。因爲這一次日本的「雄鷹」是十分完好。在飛機裏面，一共四個飛行員，除了駕駛員，都受到了天賜的一場無夢的甜睡。

(八) 中國在空襲下

抗戰爆發後，日本飛機在中國非武裝區內盡量地轟炸非戰鬥人員，在防空力素弱的國家，總理結果是很嚴重的，但中國人民敵愾之心，使敵人的爆彈失却了効力。蔣委員長夫人在 Forum 中所發表的一文，充分的表露中國偉大民族在敵機翼下的堅勇毅的精神：——

此刻我正在靜待日本空襲者的來臨，同時執筆寫此文。警報已於十五分鐘前發出，我照例到外邊來觀察空襲，並細看我們的防禦設施。當敵機來到時，我將把我所看到的一一記錄下來。

自從日本在上海開始攻打我們以來，迄今已有兩月。在這兩個月內，我國人民所受的苦難是不可言喻的。外國的軍事專家都說，無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即使是今日的西

班牙或在世界大戰時，他們都沒有看到過如此殘酷的，有計劃的空中轟炸與砲轟，像日軍現在所施於我們的配備不全然而却很英勇的兵士們的。這些專家又說，他們不能理解，怎麼中國的血肉之軀竟能抵禦人類所不能忍受的事物。

世界大戰時，空軍的根據地離前綫都有數百哩之遙，轟炸機在一天內也許可以往返二次，如果對方沒有強有力的空軍加以阻撓的話。但在上海，現在我們並沒有飛機來抵制那些日機，牠們至多只要飛行五哩，就可以回到根據地去重裝炸彈。牠們自由自在地在我們的陣地上翱翔，丟下密集的炸彈來，只要不飛入我們所僅有的少數高射槍砲的射程以內就得了。也許你們覺得奇怪，怎麼我們還沒有空軍來抵制那以上海為根據地的四百多架日本飛機，（他們一共有三千多架）。你們該記着，中國的空軍年齡還不到五歲，而且其中有幾年是因對於此種新式的武器缺乏經驗而浪費了的。

因此當侵略臨頭時，我們還沒有充分的防空準備，不得不向美國等處定購大批用品，並且希望能儘速運到。我們早知道日本將給我們些什麼，但我們即使在最悲觀的時候

，也萬萬想不到美國……

空襲

現在我可以看到那些日本轟炸機了——「三只——六只——九只，」小傑乍喊道，這孩子具有着極銳利的眼睛，所以我把他帶在身邊。

此刻是（十月十二日）下午兩點四十二分。天氣很明朗。天上有一堆堆的積雲。更在牠們以上，佈滿着整齊的卷積雲。三架日本的重轟炸機從那些積雲中間的一條青色裂縫中穿了出來，由北飛向南。後面還有三架。高射砲在打頭的三架周圍滿佈了一叢叢的黑煙。現在牠們對着後面的三架轟擊了。這邊又來了三架——所以一共是九架。在那些雲層上面，我可以聽到驅逐機的聲音。高射砲的爆炸聲從四面八方傳過來。在我的前面，離軍用飛機場不遠處，可以看到高射砲的閃光——那些轟炸機正向着飛機場飛來。我們的驅逐機有幾架出現了。牠們本來都飛在雲上面。機關槍聲現在在我上面的高空中響着，那些飛行員正在雲端裏交戰。那九架轟炸機爲城市上空不住地前進。牠們要擊中其

目標，不能保持着牠們的陣綫。打頭的三架現在已飛到南面的城牆上了。

兩點四十六分——大股的火燄噴上來；一柱柱的濃煙與塵埃直向上住。牠們已投了幾個炸彈。於是牠們分散了。我們的有幾架驅逐機正在追擊。在我北面，一場空中惡戰正在進行着，那是在兩點三十四分開始的。所有的轟炸機現在都沒入了雲中，看不見了，但有幾架日方的驅逐機依舊被我們的戰鬥機圍困着。

兩點五十分——西北方的空中在交戰。一架敵機很快地掠下來，有一架「鷹」式驅逐機緊跟在牠後面。敵機消失在紫金山背後了。那些戰鬥員正在雲端裏飛進飛出。打頭的三架轟炸機，已丟下了他們所帶的炸彈，正在迅速地向東逃走，飛回上海附近的根據地去。其他的六架，被我們的驅逐機衝散了，正在南方的雲層內外盤旋着，企圖一擊其目標。

兩點五十一分——突然，在城市的西南方，有很大的幾股濃煙，火燄，與塵埃湧起來。又有幾架轟炸機完成了他們的使命。

兩點五十五分——北方空中依然有幾處在交戰，機關槍聲格格地響個不住，另外幾架轟炸機趁此時機，疾飛到南方去，把他們的炸彈投在飛機場上。

兩點五十六分——又有幾個炸彈落在同一的地方。在稍為偏西的高空中，空戰正在進行着。在城市上空，另一場空戰正在大家的眼前進行。一架中國的「鷹」正在追逐一架日本的單翼機。他們盤旋迴翔，倏然迅速地掠下來，倏而又嗡嗡地急升上去。他們的機關槍格格地響個不住。那敵機似乎打中了我們的人；不，他逃走了。他們遠遠地彼此飛開，各自兜了一個圈子，隨即又迅速地彼此撲攏來。猛烈的高射炮火對那些正在逃走的轟炸機放射着。那只單翼的敵機似乎在半空中停住了。他已被擊中了。我們的「鷹」又疾飛回來攻擊牠。牠停止了一會兒，於是就頭朝下直落下來了，火燄沖了出來，這架將要毀滅的敵機向着本城南門附近的一個人烟稠密的區域落下去。橙黃色的火焰，拖着——一條彗星尾巴似的黑烟，劃破了天空。我們的「鷹」在上面盤旋着，看牠的敵人墜地而毀。

兩點五十八分——現在敵機彷彿碰着了本城的頂端，發出了一大陣黑烟與火燄來。

接着發生了一陣黃烟——一所房子在燃燒了。我們的「鷹」又盤旋了一會兒，才飛向北方去，因那邊的天空中又在響徹着戰鬥的聲音。在東北方與西北方的雲層內外，許多飛機正在交戰。這些空戰在三點零三分以後就在分別進行。

三點十分——我們的一架飛機大聲地咆哮了一聲，迅速地掠下來。從雲層後面，來了三架日機，都在追擊牠。有一架緊跟在牠後面，好像鉛錘似的直撲下來，但牠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三點十七分——現在已看不見一架飛機了。遠方的引擎聲僅隱約可聞。在日機墮地毀滅的地方，還能看到一股濃烟。

三點二十分——現在空中已寂然無聲。此次空襲，歷時約四十分鐘。我將照例去察勘損害並統計得失。我驅車往日機墮落的地方去。人們都在街道上，彷彿並沒有發生什麼異常的事故似的。做母親的和兒童們，雖曾看見或聽到一只火光熊熊的怪獸在他們附近的空中咆哮着，墮落在附近的一所房子裏，因而發生了一大陣火燄，但似乎這跟他們並無什

麼重大關係似的。救火員帶着皮帶和水桶在場施救。火已經撲滅了。我穿過了幾道門戶，走到一堆出烟的，燒焦的木料附近；人家告訴我，日機的殘骸就在那裡。要檢出牠們來，是相當困難的。人家又告訴我，在那燒焦的木料堆中，可以看到一個日本人的毀傷得很厲害的頭，但我並沒有去看。我急於要知道，有沒有我的同胞遭難。大家都不知道。一個警察告訴我，他們必須把那些燬壞的木石移去後，才能知道這個。回到家裡時，我才得知日機被擊落了三架，而在上午還有兩架也被擊落。這兩架是在中途被截住的，並沒有飛到南京。此次來本市空襲的，共有九架雙引擎重轟炸機（每架載飛行員六人）和六架驅逐機。我們的損失是兩架被迫降落——但有飛行員四人受傷，一人殞命。

附錄

(九)西班牙的空戰

菲尼克中尉(F. FINECK)是一個美國人，於一九三六年九月赴西班牙擔任政府軍方面的飛機駕駛員，經過八個月的艱苦奮鬥，終於在一次空戰中受了重傷，現在他已準備回美休養。下面的譯文就是他在西班牙醫院中向美國記者司徒氏所談的種種空戰經驗。全篇充滿了美國人天真豪爽的氣概，坦白地將一切驚險萬分的故事平敘出來，好像一篇冒險小說似的，非常有趣。但是，在故事的後面，我們可以看見西班牙政府怎樣在艱苦萬分的環境中建立起新的偉大的空力，現代空戰的戰術，以及僱用外籍機師的利弊等，

我最好還是從頭說起吧。我是從紐約來的。生長在意賽(East Side)，現年二十五歲。我的祖先是波蘭人，母親是捷克人。父親於世界大戰時投効美軍參戰，爲了保衛民

主而戰，和我現在所做的一樣，最好我插上一句，我是一個天主教者——一個美國的天主教者。人們好像忘記了西班牙共和軍的弟兄的最大限度都是從小信奉天主教的人。

父親死後，我不得不離開學校來幫助我的母親，兩個姊妹，和我的弟弟。我變成辟茨菲（Pittsfield）和紐約的福特修理場的汽車機械師了。但是我一心想學習飛行，在週末我總是跑到佛羅·貝納（Floyd Bennett）和羅斯福飛機場的附近打轉。運氣好極了，我認識了吉美·可林斯——高速飛行機的頭等政府試飛員（tester），我們最偉大的航空家之一。吉美變成我的好朋友了。謝謝吉美和其他友人，我居然能受到飛行課程，我在一九三一年開始學習，在我赴西班牙的四年之前我得到一張紐約州的學員執照。我從來沒有得過正式的駕駛員執照，因為我付不起執照費，所以我就經常地在週末練習飛行，只要有機會。

於是戰爭在西班牙爆發了。我一開頭就想去投効，爲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並且我相信法西獨裁是目前世界上存在着的自由的最大威脅。我說我是美國人。是的

照我的見解「美國主義」就是人民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怎樣被管理。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我在佛羅貝納機場和場中幾個駕駛員熱烈地辯論起來了，他們有的幫佛朗哥，有的幫政府。不用說，我自然是站在共和政府一方面的。這時有一個傢伙從頭到尾祇是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裡靜聽。當辯論結束的時候，他將我拉到一旁，問我願不願到西班牙。我說我十分情願。

原來他代表着一羣關心西班牙民主命運的人，我非常贊成這個念頭。終於我有機會去參加了。

但是你不要以為我不過是想冒險出風頭或者找一個機會看看世界。我非常冷靜地考慮這些事實。我知道這時政府方面是十分散漫無組織的；佛朗哥正從塞維爾向北推進，每天都攻陷下新的村鎮；而且他的優秀的意大利飛行員都駕駛着「菲亞」機 (Fiats)，爲了戰爭而製的現代飛機。你到各報上去看吧，共和軍有沒有一架飛機和駕駛員是值半個小錢的。我又沒有軍事經驗，我想我也許祇能過兩個星期。

九月中旬我離開紐約。九月廿四日到達馬德里，當時立即被傳到空軍部去。

在這個秋天，還有一些美國人來參加的，都變成了大混蛋。還是不要提他們的好。我不想提出他們的姓名，哼，他們是很值得這樣待遇的！其中有一位從西班牙友人拿去了（旅費之類）七千多披士塔（西幣）。到了他應該飛上前綫的時候，他就生病了，於是他要求離開這裡到瓦侖西亞去看他的太太，照他的說法。自然，以後我們就看不見他了。過後還有一些傢伙爲了大價錢的合同而來的，簡直都係大壞蛋，以致他們有好一些時討厭美國人。我們之來並不是爲合同或者什麼容易錢。而且你也不要以爲我是一個赤色份子，我從來沒有加入過什麼政黨，我想你可以稱我爲自由主義者。

現在，我們到馬德里了，但是，我們在那裡等了八天才能飛行，在這個時間內我們就把馬德里調查了一下。到了第九天他們將「勃里格」（Briegel）轟炸機來試驗我們。這些「勃里格」——都是十五年到十八年的陳貨——每小時只有一百六十公里的速度，差不多

每小時只能飛行七十哩。駕駛起來非常笨重，簡直慢得該死。

這時在我們第一次起飛的時候，佛朗哥的叛軍正向多勒杜（Tolosa）推進，離此地只有二十哩。當時毫無辦法停阻他們。我們沒有任何軍隊。我們只有一群沒有訓練的志願兵——簡直連來福槍都不大認識。他們被火速地送上前綫，一車一車穿着工服的年青的傢伙，有些拿着古老的槍枝，有的根本沒有。這並不是法西斯的勝利。那些可憐的西班牙人簡直是被屠殺掉的。

我們的職務是盡我們可能給他們以援助：就是飛出去轟炸叛軍正在前進的道路，阻止他們向前。可是我們這一邊的弟兄毫無經驗，連自己的飛機和法西斯的都分別不出。當我們飛過他們去轟炸叛軍的時候，他們對着我們射擊。在最初，我們怕自己的軍隊甚於佛朗哥的。

我們第一次飛行是六架裝載了炸彈的「勃里格」機。目標在多勒杜的前面。我們的任務是襲擊那裡集中的叛軍和砲隊。在那些時候，法西斯們是沿着道路作集羣行軍的，於

是我們就轟炸道路橋樑。彭李德和我在一隊。隊中還有兩個法國人，一個美國人，一個捷克人，這時，在十月初旬政府只有幾個有訓練的西班牙籍駕駛員，他們都分配在指揮或行政的職位，因為政府決定不將空軍的行政權放在外人手中。

在這一次空襲中，我們有一架五歲的「波音」(Boeing)戰鬥機，拉卡里——你聽過他的名字麼？他是西班牙人中最好的一個，我打賭他可以使李霍芬之流望而生畏。拉卡爾就駕駛這架破舊的「波音」機，另外我們有三架紐坡特(Nieuport)機。它們都是大戰終了時所造的過時貨，在美國早已陳列在博物院裡了。而當時西班牙政府所有的就是一些大戰時的寶貝。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空襲。我們飛到那裡投下炸彈，可是還沒有擲完的時候，我們就被十五架左右的「菲亞」機圍攻。這時所有能够保護我們的。是六架驅逐機，就是適才告訴過你的大戰時的寶貝。當叛軍飛機向我們猛撲的時候，拉卡里的一隊在三千呎的上空，我們在八百呎的上空。

以六架「菲亞」機組成的一隊向我們的「勃里格」轟炸機撲來；其餘的都去追逐在我們上面的拉卡里的戰鬥機。自然，這些「菲亞」都是被熟練的意大利軍事飛行員所駕駛着。這些意大利人自七月底或者八月初就在西班牙飛行了，而且人數一天天多起來。現在他們有一頓很好的野餐了，他們的飛機比我們的快上幾倍。而且操縱自如。坐在我們這種古老笨重的轟炸機裡面，唯一的辦法就是拚命往家逃。我們的飛機開足馬力只有一六〇公里的時速，而他們那些嶄新的「菲亞」機有三五〇公里，比我們的「勃里格」快三倍左右。

當你碰到這一類困難而且是性命交關的時候，你只好亂來了。你要在樹頂上擦過去，使你的敵人不敢開足馬力向你俯衝起來。這全要看那些坐在「菲亞」裡的傢伙的射擊技能是否高明了。我們以密接的隊形往家逃回，這樣使敵人不能從下面仰攻，同時對於自己的尾部也可有一點保護，因為己方的機關槍手可以向上撒一層保護火網。這樣，我們唯一的弱點就是我們的正前方和側面了。你知道，「勃里格」是沒有前發槍（forward gun）的，而且在兩個側面祇能有半轉火力。他們就抓着這個弱點。在瘋狂的十二分鐘內，我

們損失了六架「勃格里」和三架「紐坡特」。拉卡勒和達爾隊長（他是頭等法籍駕駛員）在這種困難之下以全力苦鬥，打落了三架「菲亞」機。假如我的飛機和他們的差不多的話，我們早已殺得他們落花流水了。現在我們損失五架，他們只損失三架的原因，並不是駕駛得不好，實在是我們沒有飛機。

這是我們第一次從法西斯飛機那裏吃到爆彈（explosive bullet）他們也是從這次起開始使用這種子彈。當我們駛回的時候，我的飛機的機架上都是拳頭一般在小的槍洞——被爆彈炸去的。你可以想像如果這種子彈擊中一個人的情形是怎樣了。可是我和我的機關槍手都沒有被擊中。

在這一次之後，我們從基太夫又作了兩次空襲的企圖。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到達過目的地，因為在到達之前我們就被攔阻了。而那些算是保護我們的驅逐機總是丟下我們就逃，那些驅逐機的駕駛員大半都是貪財的壞蛋——爲了五萬佛朗一個月而駕駛的，簡直是一羣匪棍。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當佛朗哥將軍正在撞馬德里的城門的時候，我們沒有一架從蘇聯，法國或其他國家來的現代飛機。我們被調回到摩西亞等候算是就要運來的新飛機，同時奉派巡察（用我們舊的博物院的「勃里格」）加大幾亞至亞里堅特一帶的地中海岸，偵察航行的船隻，報告它們所懸的旗幟航行方向。可是到了十一月底，我們聽說有一些新飛機終於運到了。在佛朗哥從德意那裡弄到飛機的四個月之後，然而我們終於要有幾架真正的飛機來飛行了。

它們都是雙葉的「佳多」機（Chatos）此後即變得很出名。自然，我們在最初祇能有很少幾架。可是它們給予我們以一種的生命。我們有了這些新的寶貝還有什麼不能做呢。在這個時候，西班牙政府於十月一日左右創辦了一所航空訓練學校。他們用「勃里格」和「摩斯」Mota機訓練西班牙青年。

校中的學員都是步兵中的青年士兵，爲了他們的勇敢，聰明和有希望而選拔出來的。在二個月或二個月不到的時間之後，這些孩子們就被派在前綫去了，他們只有四十小

時的飛行經驗。假如你不是一個飛行員，這句話對你也許沒有什麼大意義，可是我可以告訴你這真是一件難得透頂的事，我奉派到卡太堅納附近去擔任這轟炸和機關槍手學校的駕駛員。我還是駕駛着那同樣的舊「勃里格」機，有時是一架舊的「維克爾」(Aicker)魚雷轟炸機。我留在那轟炸訓練學校一直到一月十日。於是被派到多杜勒省去駕駛我們的新轟炸機了。這是多麼好呀！它們的時速是二六〇公里，並且能攜帶足夠續航七小時的燃料——以前那些「勃里格」祇有四小時的航續力現在我們可以載足二十四枚炸彈（三百公斤炸彈），一個駕駛員，一個機關槍手和機首的四架前發機槍。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我擔任駕駛員——乘了這些轟炸機之一在中部戰線作第一次轟炸飛行。

當我們有了這些轟炸機，我們是第一次和叛軍站在相等的條件之下作戰，我們着實給地們一次教訓，使他們好多時還忘不掉。這時叛軍正在向瓜拉馬綫進攻。我們了起來，以十五架轟炸機組成一隊，另有廿五架戰鬥機擔任保護，統統是「佳多」機。

我們在一千呎的高度飛行。我們的目標是轟炸爪拉馬前綫的部隊集中地和那裏的戰壕。在我們快要到達目標地的時候，我們把三機爲一機羣的隊形緊接起來，同時增加每羣的距離。當我們距目標三千呎左右時，我們開足馬力向下俯衝。以四十五度的角度猛撲下去，同時對準戰壕發射。我們每一架飛機有四架機關槍，每槍每分鐘射出一八〇〇——二〇〇〇顆子彈。這簡直是一種可怕的刑罪；這也就是我們的弟兄忍受了兩個月而無法還手的同樣刑罪。

當時的戰略是：在一千呎的高空時開槍，一面急降至戰壕上空一百呎的地帶。我們三架飛機的十二架機槍於同一時間一齊發射，這陣彈雨簡直無法忍受。這時我們恰在戰壕的上空，於是擲下所有的炸彈——七十二枚炸彈從三機的機羣投下來。這是沒有人真正能吃得消的。我們看見叛軍士兵開始崩潰逃走了。這些可憐的混蛋却吃不下照開的藥味。他們放棄了自己的機關槍巢，瘋狂地四散逃開找陰蔽，好像受驚的兔子一樣。我們每一架飛機投下它的廿四枚炸彈。地面上簡直成了一個地獄——在一陣子彈的暴雨之後

繼以炸彈的迅雷。這就是一個月以後瓜逃拉佳拉的意大利人崩潰的原因。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陣仗——簡單地就是受不了。這裏，在爪拉馬，我們停止了法西斯的前進。使他們不得不停下來建築防禦工事。在這一類空中攻擊之下，只有這樣是唯一的保護。

我們這樣地幹了好幾天。在第一天，我們嚇壞了全綫的叛軍。就在這一天，我們作了三次轟炸飛行，最後一次是下午三點鐘。在這一次，我們受到三十架至四十架意大利飛機的攻擊。我們是十五架轟炸機，只有十五架「佳多」驅逐機保護着我們，所以他們在數量方面勝過我們，滿以為可以將我們打得粉碎了。這時我們的驅逐機分爲三機羣，每羣五機，飛行於我們之上——一〇〇〇米到三〇〇〇米的上空。當時我們已完畢轟炸的工作，正在航行於五〇〇〇米的上空準備飛回去。

法西斯的飛機趕來了。一部份向我們的轟炸機撲下來，其餘的向我們上面的「佳多」飛機進攻。因為我們飛得太低。他們不能從下面飛機尾攻擊我們，他們不知道我們這種新型飛機，所以他們陷於致命的錯誤，從正前方來攻擊我們——他們有十五架左右，我們

所有的機關槍都盡力發射起來，在第一個回合，六架叛軍的飛機被擊墜，粉碎在他們自己的戰線中。

在這時候，其他意大利飛機也紛紛從我們的上面掉下來。「佳多」正在掃蕩它們，其間大部份都毫無控制地墜落了。在那一次混戰中，我們擊墜九架「菲亞」，而已方一架都沒有損失。這是我們在西戰中第一次將法西斯從馬德里之南的天空中肅清。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擊落任何叛軍的飛機。因為在這種三架一羣的密接隊形中飛行，你們都對進攻的機羣發射猛烈的火網。要知道誰的槍火真正擊中敵機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今日的空戰與歐戰時不同的地方。從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大部份都是個別的廝殺。而現代的空戰則全然是機羣的廝殺。整了戰術就是保持你的機羣隊形；兩架進攻敵機或敵機羣，第三架保衛着其餘兩架的機尾。總之，這是機羣戰。

這一夜，我們安然返防，一架都沒有損失。我們興趣十分之高，我承認。老實說，平時我們在回來和出發的時候並不感覺有什麼兩樣。我們總計劃夜晚回來做些什麼事情

○當我們決定看影戲的時候，我們就買好戲票並把它帶在身邊。我們總希望能回來看戲。○我們的機場距前線約一百公里或更多些。但距離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我們轟炸過柴拉果柴(Nargona)叛軍的兵營和塞維爾叛軍的機場。有了我們這種飛行半徑，這是十分簡單的。佛朗哥將他的重轟炸敵機藏在儘可能的遠離戰線的地方——在葡萄牙邊界附近。○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要強迫進襲的機隊在返防時不得不作遠距離而且危險的飛行。○我們的「佳多」戰鬥機簡直殺得「菲亞」落花流水。○那些意大利駕駛員也拚死苦戰，但是我們在速度和動機方面都超過他們。○我們幹掉十一架敵機而已方未失一機。○是的，我們有兩個機關槍手被殺死並有三架飛機被迫降落在己方陣綫的後方。○但是，紀錄依然是：共和軍，十一架飛機；佛朗哥。○從這一次起，法西斯們顯然奉到特別叫他們小心的命令。○他們此後再也不企圖從前方或下面攻我們了。

到了一月底二月初的時候，我們的空中戰事轉到瓜拉馬戰綫。在這之後，我們安靜

了一些，直等到叛軍大舉進攻，突破瓜達拉佳拉，從後方進逼馬德里的時候。你記得麼？在那裏他們配置了四個師團的意大利生力軍，人數在三萬至四萬之間。

瓜達拉佳拉一役是我們共和軍空軍和步兵真正合作的第一個大模範。意大利人的潰退大半是由於我們的空軍。這時，我們每天的飛行較任何時都多。在所有的天氣我們都保持着不斷的空中攻擊，有時天氣簡直惡劣得可怕。可是我們不得不如此來解救這次進攻的威脅，我們將那滾滾而來的機械化的進攻打得粉碎。

我們以十五架一隊的隊形飛行着，一隊接着一隊。我們向敵方作波浪式的進攻，在一隊剛剛完畢它的任務時，第二隊立即接着在原来的地方幹下去。我相信大部份時間內天空中總保有八九十架飛機。這真正阻止了意大利人的推進，並且給予我軍以反攻及建築工事的時間。

這裏有近四千的意大利人突破了我方最弱的一點。他們都是徹底摩托化的；坦克和摩托運輸車載滿了士兵。他們沿着那條碎石路上隆隆地逼進了。他們在數量上佔着極大

的優勢，並且乘我方毫無準備的時候。你從天空望到這個黑壓壓無盡長的縱隊時，他們的聲勢真是可怕。一整個軍團在車輛上儘快地緊跟着在前面清路的坦克。

我們的命令是阻止領頭的前進，將他們從路上炸去我們飛到了，十五架一隊的密接隊形。我們將所有的炸彈都對着領頭的坦克和道路投擲下去——好多噸猛烈的炸藥。我們投彈時飛得很低，所以目標絲毫沒有錯誤。在兩分鐘內，坦克和道路變成一團糟了。坦克都被炸掉，倒翻過來，亂七八糟地堆成一團。接着我們又轟炸了在運輸車中的部隊——同時在所有的時間內，我方的步兵却緊跟在後追擊。這是一次真正的步空協同，是如此大規模作戰中一次最完美地執行了的戰略。

大部份意軍以前都沒見過真正的陣仗。或即令他們到過阿比西尼亞，也不過使他們對戰爭得到一錯誤的觀念而已。總而言之，這是他們忍受不了的。——而且現在更糟，因為他們的軍官告訴他們，可以一直開進馬德里，正和他們進阿狄士阿巴巴（阿比西尼亞首都）一樣。我看見他們從坦克中跳出來，加上成百成千從運輸車上跳下來的士兵，四

散逃走——只有恐怖到極點時才會這樣地跳走。他們看上去都是很小的黯黑的形狀，扭着，轉着，互相打倒；在死亡的暴雨下瘋狂地尋求蔭蔽。現在道路上完全阻塞着了。這些卡車綿延數哩之長——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卡車不能向後退；它們不能掉轉頭來。駕車的人已經逃走了，現在只能自顧性命了。田野裏充滿了奔逃的士兵。我們的弟兄對他們發射猛烈的槍火，同時另外的機隊正向遠在縱隊後方的意軍給養車投擲他們的三百公斤的炸彈。爆炸的聲音在地上一定震耳欲聾。我們布馬達的騷音中都能聽到許多。

這時，無千無萬的意大利人都在奔跑逃命。他們是如此的驚惶以致有許多直向方的前進的部隊的方向跑過去，這些法西斯們已經拋棄他們的來福槍，背包，以及一切東西。他們只有逃走這一個念頭。當夜色來臨，我們最後一次飛行完畢時候，他們還在亂想。我本來預備裝載他們衝進瑪德里的一長條空空的卡車和滿載彈藥的車輛都被遺棄在這公路上一整天，那裏簡直是天翻地覆。我知道這是可怕的，但是誰先挑起這戰禍的呢？

我在什麼時候腿部受傷嗎？這是當我們第一次進攻瓜達拉馬綫的時候。這次攻擊開始於五月卅一日清晨三點鐘。我們企圖攻取戈塞維亞。我們這些屬於共和軍空軍隊的整天的飛行着，一天作了五次飛行。他媽的，打得真厲害。

頭兩天平安的過去了。到了第三天，六月二日，敵人越發勇猛起來。那一天，我們正以為工作已經完畢時，那知又奉到命令要我們立即起飛，在七分鐘內我們都在天空中，那知當我們飛離地面的時候，突然來了一陣暴風雨真是糟糕得很，雲層又黑又密，當我們飛近戰綫的時候，氣壓非常之低，所以我們不得不上昇穿過雲層以便飛越瓜達拉馬山峯。

我們一共是四架轟炸機——我和平常一樣駕駛着其中之一——同時我們還有二十五架驅逐機在一起，但困難的地方是其中有十五架為新駕駛員所駕駛，他們奉命和我們一起飛行以便認識路程，上面命令他們不准與敵人作任何激烈的戰鬥，我們這四架三引擎的重轟炸機則奉命去消滅拉瑞文加地方的砲隊集中——這是我們這一天的最後一次工

作。

在我們飛越瓜達拉馬山以後，我們從雲層的空隙中穿過去，看見拉瑞文加已經在我們的面前了，同時我們也看見了一大羣「菲亞」和「漢克爾」機，它們正在忙於轟炸我們的部隊，這時是晚上八點十五分，由於風雨和時間過晚，我們並沒有想到會在空中遭遇任何敵機，同時它們也必定對我們抱有同感。

來不及等我們知道，我們已經和叛軍的飛機攪在一起了，但是我們還不以為它們有這樣的多，在最初我們只看見十五架左右，我們的七八架驅逐機就向它們迎擊。這時我們轟炸機正在高得很危險的高度——在一千八百米左右的上空飛行。在我們穿出雲層的時候，我們看見戰鬥已經開始。我們想我們的「佳多」是不在乎眼前這幾架叛軍的飛機的。可是我們不知道我們一共只有十個有經驗的戰鬥員，而且我們也沒有想到空中一共有五十架左右叛軍飛機，它們大部份都隱藏在密雲之中。所以我們四架轟炸機決定照樣完成我們的任務。

我們打開油門，開足馬力直趨拉瑞文加，投下我們的炸彈。正在我們投擲的時候，那些法西斯們，向我們猛撲過來。我身旁的一架飛機立即起火，可是駕駛員將它救熄。我們知道沒有時候去四面投擲了，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將全部炸彈——二十四枚炸彈一共投擲下去，其中有許多擲中炮隊集中之所；消滅了他們。我們的機關槍手一直不斷的在開放機關槍想攔住敵方的驅逐機。這是我們性命交關的時候，所以我們將炸彈一起擲下以後就向家飛行了。正在這時，法西斯戰鬥機飛到我們的下面迎擊我們，像我們這樣大的轟炸機，這是最最脆弱的角度，我們巨大的軀體全部呈露於它們之前。惡劣的天氣使我們不得不在離地很高的上空飛行，同時這種突然的遭遇使我們沒有機會低飛轟炸。這些叛軍們傾其所有地向我們猛烈發射。我聽見爆炸彈呼呼地穿過我的機翼。於是 Cileron Controls（我機兩旁保持平衡之小翼）被打壞了，我知道我已到了性命交關的時候。

在下面，步兵的戰鬥已經停止了。我正在曲折的飛行，並且以一個角度俯衝下去，想使他們描不準確——而他們的射擊技能也實在太差。可是因為 Aileron Controls（飛

機兩旁保持平衡之小翼）已經損壞了的關係，我不能十分玩花樣。於是一個嘯聲擦過我的耳邊，突然間我的全部控制板（Control board）也完蛋了。我也來不及知道自己是否被人擊中。在這種時候你根本也不會感覺得到一隻膀子或者大腿所受的傷。火焰在艙前爆發了，在我脚下和頭上的油箱也同時着火。一剎那之間機身全部完全燒着了。我喊叫我的機關鎗手跳落下去；同我時也開始解開縛着我在座位上的皮帶。你知道駕駛員就等於一隻船的船長，應該先使乘客安全脫險的！

這時飛機雖然還沒有完全失去控制，可是兩個艙的兩面都着了火。我從火焰中跳了下去。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小雞被烘烤時候的滋味。我拚命拉扯那根皮帶，不過我記得那時我心裏有兩種意見在爭鬥着，應該將馬達關上呢還是聽它開着？我不情願我們的一架轟炸機降落到敵軍的領土上去。我決定讓馬達開足，這樣這架飛機也許有機會可以降落到自己的防線裏去。

在這時，我在找尋解開皮帶的紐結。烟迷着了我的眼睛。我逐漸昏暈起來。以後的

事情我就不大知道了。我一定已經失去了知覺，可是我一定要將皮帶放鬆，並且想法子跳出去。其次我記得我睜開眼睛並且覺得非常涼爽。我跌了下去。當我身體翻轉的時候，我看見這架飛機好像是支發光的火箭一樣。它繼續向前直飛。

我急轉了下去。在我四面的東西都似乎在翻筋斗。我知道了我是在什麼地方，並且去拉開降落傘的扣索，這是一頂伊爾文（Irving）式的降落傘。我一向非常信賴它。我往下看見地面一點點接近了，而降落傘還是拉不開。我想「這傘也許拉不開了」。我還是跌下去，傘還是沒有打開。於是我問我自己，「死不知道是什麼滋味？會不會感受到痛苦？」我想，「祇要這麼可怖的一震你就會什麼都不覺得了。在你知道之前什麼，已經完啦」。

我還是在繼續降下去，這時我斷定當我觸到地面的時候什麼事都不會知道了；我一定不會這樣死去的。我有點瘋了。我想，「你駕駛過各式各樣破舊的寶貨而沒有受傷。你同人家混戰過多少次而沒有被人射中，你避開了三四架叛軍飛機的子彈——可是現在因

爲媽的傘打不開你可得死了」，我從來沒有這樣瘋過的。

那時真的是瘋了，可是，扣索終於被我弄開來，我拿著了降落傘並且拚命去撕開它，我將它拉了開來——用力過大以致拉掉了我三個指頭的指甲，可是那時我一點都沒有覺得，於是傘張開了。

可是別忙，你還有不知道的事呢。我開始向週圍看了一下，我覺得我的身體一部份是着了火了。幸虧我是穿的皮衣。不然的話在我沒有降到地面以前就會給燒死的。祇有我的臉，頸，手腕和腳踝露在外面。這些地方都被燒得很厲害，可是因爲我戴了航空帽和眼鏡，所以我的眼睛和頭的上部沒有被燒到。

我看見我的皮衣是在慢慢的燒着。我用手打滅我腿上和體上的火。於是我起始向四面觀看以便決定我的方向。我發現了風將我吹向自己的防線裏去。我真是喜歡極了。我計算我的高度足夠降我到自己的防線內。我將我皮衣上的餘火撲滅。

我想什麼都好轉了。可是突然間好像有什麼東西呼呼地飛過我的身邊——非常熟悉

的機關槍子彈的聲音。一會兒功夫一架「菲亞」機直飛過去，我知道它是飛回去的。我的心又慌了起來。我希望能夠飛快的降落到地面上去。

所以我開始搖動這傘，先拉這邊然後再拉那邊。這樣我就變成一個活動的靶子。運氣好一點也許可以不被人家射中。於是我就拉動繩索使得可以快點降下。這時我降下的速度更加快了。但是那架「菲亞」機又飛了回來。它用一個角度從我下面飛過。機關槍向我掃射過來。我猜想就是因為有了這個角度之差所以我得以安全。子彈從我身邊擦過，可是沒有打到我。

現在我拚命的搖動，地面飛快的接近了起來。我斷定一定會有第三次的射擊。果然，我看見一架單葉機飛來，我想，「這次可完啦」。最初這架看來好像一架海因克爾機，同時我前後擺動，等候子彈光臨。於是我看到這是我們的一架單葉驅逐機，它是來援救我的。看見沒有「菲亞」機在它後面。以後過了多時我才知道這次我們損失了三架，其中兩架是轟炸機，在個整戰鬥之中我們打下九架敵機。

現在下降簡直快得有點可怕。我是在跌下去——不是飄下去。我對我自己講，「你是就要撞死的了。」於是我看見底下是一片森林。我計算我一定要想法子落到樹的空隙之中。

這些樹像特別快車似的跟我接近起來。我看見了兩顆樹的頂和其間的空隙。於是我就向這很小的一塊地搖擺我的身體。降落傘穿過樹枝突然停止了。當我落下的時候我聽見幕布撕碎了的聲音。於是我突然被拉着了。樹枝使我沒有掉了下去。它救了我的命。不過我被吊在上面，離地還有二十五呎高。這時我忘記了我所有燒傷的地方。我想我『好啊，你終於沒有死掉。』於是我想怎樣才能下去——正當我想的時候，降落傘撕破了。於是我也下來了。我的兩條腿重重的撞在地上，右腿壓在身體底下。

我不覺得有什麼痛苦。我祇覺腿上有點毛病。我睡在地上，氣喘得非常厲害。於是我又聽見機關槍和大砲的聲音。這使我想也許我還是在叛軍陣線以內。我勉強坐了起

來，我看見我的腿凸了出來。我想，『我怎樣才能到自己的陣線裏去呢？我不能走很遠的路了。我向四面一看，我看見樹旁有塊大石。我用我的兩隻手和膝蓋爬了過去，我開始感覺到腿上的苦痛，同時燒傷的地方使我覺得非常難受。

我睡在大石的後面，心想如果我是在敵軍陣線裏面，那我可怎麼辦。我斷定我一定是在敵人陣線裏面，所以我將我的手槍拿了出來。如果有人來，我決定打他。我睡在那裡差不多有三分鐘。突然我聽見有叫喊的聲音，好像是一羣印地安野人似的。一羣士兵由山上向我這裏衝下來，他們從一顆樹上跳到另一顆樹上並且開始向我射擊。子彈轟烈的射在我的週圍。我想，「這次你一定完了」。於是我準備回射，正當我要開槍的時候，我看見這些人中的一個的帽子上的紅星。我想我也許是神經錯亂了，可是我又看了一下，我看到另外一個紅星。

這才知道是我們自家人。他們以爲我是法西的駕駛員所以向我射擊。如果我也回射的話，我知道我一定完蛋啦。他們走近了些，總是躲在樹身後面，於是我將手槍插回

皮套裏去。我想我不回手，他們一定也可以停止射擊，同時他們也的確停止了。不過還沒有用。當他們將我包圍了的時候，有十幾個人向我這裏衝過來，我想盡力喊出我是政府派，可是他們不聽我，而雙方的制服也實在太像了一點。他們突然抓着我，大罵「法西斯走狗！法西斯走狗！」他們拖我出來有，一個拉着我的傷了的腿。他們對我拳打腳踢。我試用西班牙話同他們講，他們仍然不理，一直到來了一個長官，他們才放手。他看見了我的文件，這羣人都像小孩子似的感覺得非常慚愧。他們可以看到我受了很重的傷。

他們抬我走了半哩多路，將我背上一輛破舊的救護車，走了二十五基羅——走了許多世界上最壞的山路——到了一個山上俱樂部改的臨時醫院。

屋子裏非常擠擁了。它祇能容納一百個人，而醫生却是很少。醫生和看護有四夜沒有睡覺了，並且他們也沒有電燈。於是他們將汽車上的燈掉轉過來使它照射在一張所謂手術檯的上而，同時替我注射使我睡覺，過了幾個鐘頭當我醒來之後，我的腿已經夾在一

個石膏模型裏去了，我的眼睛不能張開，在我一生之中，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痛苦。

此後我被轉送了好幾個醫院，又來了幾次手術，醫生告訴我這條腿祇是要比那條稍微短一點點，這就是說以後我還可以飛行。

惟一的麻煩就是要等候一個非常長的時間，這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此地沒有很多美國人來，並且此地也沒有許多英文的書籍雜誌可讀，我有時候要害思家病，可是我到此地我是做事的，如果當我可以不用拐杖而戰事仍在進行的話，我當然還是先去完成任务再說。我唯一着急的事就是我的母親，妹妹和小弟弟，他們住在東二路，如果你回去的時候看到了他們，請你告訴他們我在這裏很好。

(十) 蘇聯的降落傘中隊

一九三三年，蘇聯先於世界列強，組成了降落傘降下中隊。降落傘中隊所保有的大威力，給列強各國以極大的驚異。大為新規兵備揚眉吐氣。這正是利用新時代的兵器而完成的奇襲戰法之結晶品。

『降落傘降下中隊』——假使我們用極簡單的話解釋降落傘下中隊，那麼，它就是由於降落傘的積極利用而組成的急速的空中移動部隊，換句話講，即用了大型輸送機，輸送大量的兵器，糧食及兵士，把一集團部隊佔據或者奇襲敵人後方地域或優先地域，是造成一種使友軍的戰況有利的機會的誘因部隊。

『降下中隊的編成及其用法』——如機關鎗員和斥候用降落傘，可以使單獨的或小團體行動，擴展成集團的大部隊。部隊編成時，使有可注意的威力，這尚須加以充分的研究；這種部隊，因為是特種部隊，非隨應其兵種的，性能及機能，運用與歷來不同的用法

技不可。

用法的適宜與否，對於統帥，集團的行動作戰及戰果，有顯著的聯繫，所以對於本中隊的編成，各國都在熱心地研究。蘇聯關於這一點，特設一研究的機關，因了某種成算與國勢上的理由和航空立國的國是，就達到了編成及實行的頂點。

降下中隊編成的可能性，各國不同。即因了從國防戰線的長短，全國的地勢，假想敵國的位置等，它的成效就大大地不同，蘇聯具備着對於降下中隊之利用頗為適合的各種條件，因此他當然在各國之先，編成及實施了。

關於這大量空中輸送和降落傘下的武裝中隊這個懸案，是七八年前美國已在研究，一直到蘇聯編成的現在為止的充滿了新意味的兵備，蘇聯現在的編成細目，非常的機密，不易窺知內容；但由於各國的軍事研究家為編成這種中隊而發表的一二例來推測，可以得到相當正確的結論。降下中隊運用的主要元素，為大型輸送機，從他的能力上來推量，也是一種方法，但是因為要使他成為新兵備，所以由於今後的研究及演習定會有相

當的變化吧。德國西特伯克將軍案：輸送機一六五架，驅逐機一〇架，轟炸機五架，火砲四門，迫擊砲六門，機關砲二門，重機關槍一八銃，小口徑自動槍八銃，輕機關槍五四銃，小槍一〇〇〇銃，人員九六三名，和蘭博克門將軍案：降下步兵一隊人員一六〇〇名。火器、彈丸、其他總重量約二噸。

依據上列的例子，可以知道，降下中隊的達到其任務，主要體素爲航空輸送機的能力所左右，結果以其有效搭載量爲中心而編算。

所謂有效載量，是指作戰上必須的兵員武器和其他與直接行動有關係的材料的總重量，與直接作戰沒有關係的東西都是死荷重。所以應該努力從輸送能力上減輕死荷重而增加有效荷重。用輸送機的輸送方法，兵器是分開了投下的，兵員是都武裝了的，帶有相當的軍火，大約每一架輸送機雖有搭載四十名的能力，得減至二〇—二五名左右。

在蘇聯基也夫地方演習時是：降下高度標準六〇〇米突，每架輸送機搭載的人員約三五名降下總人員九〇〇名。

蘇聯的降下中隊員的常備兵力很少，一旦有事時，可以急募有「降下適任証」的人編成許多強有力的降下中隊，降下適任證在降落傘降下學校及各重要都市所設的降下練習塔，修畢降下訓練之後，通過了一定的檢查試驗，便能得到。

降下中隊的優點與缺點——

優點：(A)不為到目的地為止的地勢所左右，有隨時運用的可能，並且機動性很大。(B)可以立刻攻擊，使敵人沒有防禦及攻擊的餘裕。(C)作造成決戰的機會。(D)有徹底的破壞力。(E)使敵人的意氣沮喪。(F)對於敵人後方的一般人民，有顯著的威赫的效果。(G)奇襲的效果很大。

缺點：(一)受到天氣的限制。(二)由於空中遠距離輸送而發生的障礙。(三)費用浩大。(四)補給的維持很困難。(五)犧牲率太大。(六)復活困難。(七)有反擊中心的集中性。

降下中隊組織上附帶的優點與缺點：——

優點：(一)可以作重轟炸機的代用品。(二)當地上輸送部，有機關毀損，或有緊急輸

送的必要時，較爲有效。(三)不受地形的阻礙(如湖川山谷。)

缺點：(一)大型輸送機的動作不活潑，必須多數的掩護機(爲驅逐機，戰鬥機)相隨伴。但是這個缺點，可以用下面的理由解釋。搭載降下中隊中的最大音量的大型輸送機，動作比較鈍重，容易被敵方作反擊防禦的中心點，所以必有充分的火力的防護，除了驅逐機戰鬥機之外，輸送機本身也須有常備的防禦力。但是，當中隊員降落後，飛機防禦力富然也降落了，那令其防禦力不足，但因爲機內的最大重量那時已減輕了，所以機能使向上了，就是速力增加操作圓滑，使自力復活，以補償其不足。

『降下中隊使用的降落傘』一平時中隊員練習下降時，須找一個比較容易降落的寬敞大空場。降落時，攜帶預備降落傘，但是遇到在實戰時，就不能攜帶預備傘了。戰時的武裝，總重量增加因而動作也不活潑和不自由了，所以使用的降落傘，須選擇性能優秀，圓徑比較大些，抵抗力大些的，給與緩慢的下沈速度和迅速展開，以補足其缺點，致於它的降下法，如平時個人訓練時，可以採用自由落下，手動的開傘法，然而因着各人

巧不同，所以行動不能一致，有集合時間遷延的弊病；又，自由落下距離的延長，引起超速的落下速度，開傘時受到很大衝擊，這樣，在不以單純的降下爲目的而着陸後還以目的之達到爲必要的隊員，是很不適當的，所以必須使用有沈下速度轉換裝置的降落傘；并須避免大打擊，同時，使向着目標作迅速而且安全的降落。

在蘇聯，由基也夫地方演習結果的判斷結果，爲防止集合時間的遷延。遷延有希望裝置完全的時計式延期性的自動開傘的傾向。他們不考慮到下沈速度轉換裝置與時計式自動開傘裝置的費用。

據專門家的觀察，我很有點不了解。蘇聯降落傘的使用如此激增，且有多次的塊實驗，然而從沒有遭禍的報告。反而頗爲疑惑，對於他的能率不免發生疑問，以爲不是真實的。

『降下中隊的任務與目的』——降下中隊的使用，不適合於作戰區域內，祇限於特別狀況；因此，其用途可分爲兩種：用於作特種的攻擊，及成爲破壞中隊。

中隊的行動，非在敵人的戰謀策之外不可，換言之，奇襲的任務是本中隊生命寄託處，他效果很大，本中隊的任務及目的是：在交戰期間，變更作戰指揮，做擾亂工作，或者選定戰線中兵力最薄弱地點，作迅速的降下攻擊，或者占據兵力移動很困難的有利地域或者敵軍預測外的地點布陣等。

本中隊的行動，已如上述，依了敵人的情況，作隨機應變處置，它的機動性很大，被利用的地方，往往很難預定。它的威力的確很大，其計劃目的完全實行時，有意外的威力。但是本中隊不是決定戰果的中隊，最要緊的，是由輔助軍隊給以決戰的機會，自己已成爲誘因的犧牲部隊。

當本中隊作爲破壞部隊而活躍的時候，以公算率大而能作澈底的破壞的，是最好的中隊。就是，用相當大規模的轟炸編隊的襲擊，都不能破壞的諸破壞目的物（如工業諸設施，燃料，倉庫，橋梁，鐵路，發電所等）它都能破壞。

降下中隊的降下時期與場所的選定

當大馬力的輸送機載了多數的編隊襲擊敵方的時候，雖則可以作了高空飛行及用消音裝置等而不爲敵人發見，但是到底還免不了相當的強音，容易爲敵人觀破輸送機機的位置，給敵人以作防禦工作和逆襲作戰的機會。所以，中隊的降下，雖則要受反擊，應該有勇氣去要達到其任務及目的。要達到這目的，應該選擇最便利而且有多數人降下的可能的廣闊的場所，且作迅速的行動。輸送機在把降下部隊送下之前，須與掩護機共同協力，掩護該中隊，餘力，轟炸敵人的設施物。降下中隊員並以其火器，兵器，及其他

的搭載準備，以在夜間舉行為原則，襲擊當在拂曉。這樣，公算率最大在必要時，可依黃昏，日中及夜間的順序施行，但是效果較小。

在夜間尤感不便，雖則可以藉照明彈的使用而降下，對於多數人同時下降，很感不自由，動作也欠敏捷，容易因錯誤而發生混亂，時間便遷延了。又容易被敵人發覺，對方可以增大他的防禦力。所以在可能範圍內，最好避免夜間降下。統率者應當豫先明示目的，決定各部署，調查下降的地形和風位與風速等，而適當地下指揮命令。

『降下中隊的軍裝與兵器』——降下中隊的軍裝，須穿獨特顏色的服裝，使在空中容易識別彼我的軍隊。這是當明瞭地知道了中隊着陸後的行動和結果的時候，在與掩護機的連絡上是必要的，並可以避去敵機的攻擊。在可能範圍內，最好穿輕便的服裝，必需的兵器如輕重機關槍，彈子，燒夷材料，炸藥，化學彈，信號材料，腳踏車，防毒面具，無線電信機，小口徑自動槍，戰時食糧等，因了目的不同而各異。

從本中隊的性質上說，它不能保持完全強有力的兵器，與友軍分離，兵力的長期繼續不可能，反之它容易增加敵軍的防禦力和攻擊力，所以應該用迅速的方法達到目的，並且考慮迴避敵人的攻擊主力的方法。降落傘，其顏色與式樣應當各不相同，使降下中隊各隊長使用，以便降下兵知道屬隊長的位置，然後行動才能迅速。

『降下中隊的維持與復活』——降下中隊是後援性極少的，貧弱的獨立部隊，達到目的後的維持與復活行動，有相當的困難。

例如缺乏彈子糧食的時候，雖可應用降落下傘，作空中補給，但是，不能不預想，

那時因敵方的地上部隊空軍的充實，會受到最大的壓迫。就是友軍的後援機也容易受到抵抗而不能達到目的。在如此情形之下，他的維持力勢必減少，復活可能性也格外薄弱了。

如上所述，降下中隊的運用與復活維持，是達到目的後最得努力的要點，以最小的犧牲而達到最大的目的是有困難的。

關於復活作業的方策，應該使用下列的方法：(A)掩護空軍的活躍 (B)地上友軍部隊進出，互相呼應。(C)在大型輸送機能降下的廣闊場所上，依着航空力量能再還來。(D)空中吊上去。(E)擊滅敵機與回避受擊

依着情況的各異，施行適當的處置。

『對於降下中隊的防禦』

當敵方有降下中隊前來襲擊之時，應該軍民一致協力作適當的防禦，以妨害敵人的達到目的

(一)當發見襲擊輸送機出現時，該立刻報告友軍，使友軍以防禦機迎頭攻擊。(二)敵軍人數多，不能攻擊時，可以切斷它的歸途痛擊它，使不能反覆襲擊。(三)認識清楚敵軍降下中隊的着陸地點，在那個地點的空中飛行，監視敵軍的行動，并減少其襲擊的機會。(四)敵人的降下部隊着陸後，在他們發動之前，進行攻擊。(五)將防禦兵力集中于重要地點，如此可以隨時發動，并且保持警備範圍的平均。(六)考慮降下的豫想地點，在該區內散播傳染病菌和毒物，再計劃設置假壕溝。(七)可能地預知敵軍的襲擊。(八)以先發制人的方法，反擊敵人的集合地或根據地，使失去能力。

以上所述，祇是講述一股的降下中隊之外廓。